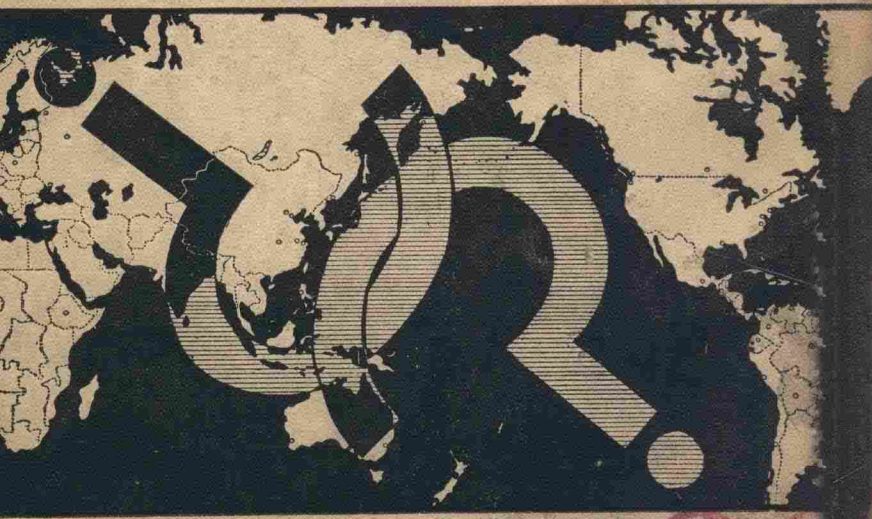


六之書叢識知界世

法究研題問際國

著 心 平



六之書叢識知界世

法究研題問際國

著 心 平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六之書叢識知界世

法究研題問際國

分伍角叁價寶冊每
費寄加酌埠外

著
者

平

心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版初月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前記

這一冊國際問題研究法是在一種偶然的狀態之下寫成功的。今年三月間偶然和世界知識社的朋友們談起，應該在世界知識添一欄『怎樣研究國際問題』的文字；當初我的意思是最好採取集體寫作的辦法，由每人輪流擔任各寫一次。不過朋友們却以為不如由一個人執筆，比較在論點上佈局上統一一些，並且勸我『嘗試』一下。經過了一度躊躇，我終於拉長膽子答應下來了。以後每半個月我就得花費一兩天的工夫寫好一『講』交卷。記得有兩次因為好些事情擁擠在一道，截稿的日期過於迫近，我不得不『開夜車』把稿子趕好，當最後一個字寫好時，扭熄了電燈，看見曙光柔和地吻着我的稿紙，心頭便湧起了一種對於一切充滿着希望的快活，我恍忽看見地球的光明的一面戰勝了。然而現在我的氣力不知道消失到那裏去了。是在前夜吧，我記起了有一篇也是講國

際問題的稿子必須趕出來，於是開起夜車來，可是還沒有寫上三千字，聽見遠處的第一聲雞啼，睡眠便把我征服了。什麼時候再在曙光中寫完我的稿末最後一字呢？我希望這種特有的快樂不要永別了我。

『嘗試』畢竟是難的。當『國際問題研究法』寫到中途時，我自己懷疑起自己的能力，並且懷疑自己是否能繼續寫下去了。缺乏充分的時間，短少足夠的材料，而且又沒有類似的中外文書籍做『藍本』或供參考，要靠自己貧乏的腦子連續寫這種『切題』文章，明明是有點冒險的。然而朋友們勉勵的盛意究竟是可感的；我的勇氣到底沒有完全消失。不遲延的世知截稿期像接二連三萬分緊急的期票，多次地把我從遲疑、怠惰和疲乏中催上了寫字台，我自己也料想不到，這書到頭是寫完了。

我企圖把新的方法論具體地應用到國際問題的研究中，從許多讀者好友的來信中，我似乎看到了，我的路是沒有走錯的。但是，這工程在我究竟是大吃力的。我希望一切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給我以善意的批評和指教。

因爲每次都是遷就着世界知識的篇幅而寫的，所以各講在質量的分配上多少有些不勻稱，有好幾個題目原本是應連成一片寫下去的，也因爲上述的理由，不能不割裂爲兩三講，這種分割我知道是不太自然的。現在因爲全書已照原樣打好了紙版，一時無法重排，很抱歉的，這些缺點都不能改正。再者本書在連續刊載時，爲了發表的便利，曾經把一些很普通的名詞用個人新造的字眼表現出來，現在還是照舊未改，想來讀者們是可以看懂的。

我要向下列諸友致謝，因爲他們爲本書給了我許多指教與鼓勵：
張仲實，金仲華，錢亦石，錢俊瑞。

目次

第一講 國際問題的基本概念……………一

研究國際問題的意義和任務 國際問題底本質和意義 國際問題所包括的主要內容 國際問題

研究和各科知識的關係

第二講 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論(上)……………一五

基本方法論底重要 觀念論的國際現象觀 觀念論底危險 因素論的國際現象觀 物本論的國

際現象觀 非經濟的分子在國際生活過程中的作用 人底意志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 虛偽的

「物本論」

第三講 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論(中)……………二九

國際問題研究中的動的邏輯和形式邏輯 動的邏輯底作用 國際矛盾底最初根源 資本主義內

的矛盾由國家鬥爭體現的原因 帝國主義的對立底統一與鬥爭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

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的對立 各國內部的社會類羣的矛盾

第四講 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論(下)……………四七

對於矛盾統一律的補充說明 國際現象中的質量互變律 國際現實過程中的否定底否定律 動的

的邏輯的思維方法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的應用

第五講 國際現象底觀察分析與估量(上)……………六七

國際現實過程中的本質和現象 對於現象和本質底關係底認識法 國際現實過程中的形式和內

容

第六講 國際現象底觀察分析與估量(中)……………八〇

國際現象中的根據和條件 國際現象中可能性和現實性 國際現象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第七講 國際現象底觀察分析和估量(下)……………九三

研究國際現象的抽象法 研究國際問題的分析法和綜合法 一切觀察分析和估量都須以充分的

事實爲根據 觀察分析和估量必須注意的幾點

第八講 研究材料底處理和利用……………一〇五

研究材料底重要和它們底類別 材料的蒐集和整理 國際新聞底利用法 其他的材料底利用

第九講 國際經濟研究法(上)……………一一九

國際經濟底重要特徵 一般的國際經濟情勢底特點 國際經濟恐慌底研究法

第十講 國際經濟研究法(下)……………一三二

資本主義國際經濟底兩大法則 研究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必須考察的具體條件 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底經濟研究法 蘇聯底經濟研究法

第十一講 國際政治研究法(上)……………一四五

國際政治底本質的認識 國際政治研究的路線問題 資本主義國際政治在戰後和現階段的特徵

第十二講 國際政治研究法(下)……………一五七

資本主義的國際政治關係底研究 小國與殖民地底國際政治關係底研究 兩個體制間的國際政

治關係底研究 國際政治觀察的特殊方法

附錄……………一七五

第一講 國際問題底基本概念

研究國際
問題的意
義和任務

曾經有過一個極悠久的時期，我們底祖先是把一個天子統治或幾個帝王分治的疆土看做整個的天下；在現在看來，這種狹小的世界觀誠然是很可笑的；但是倘使我們一直到今天，仍舊是生活在閉鎖的和世界隔絕的古國裏，要跳出古人所想像的『天下』圈子，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人類歷史底巨流終於在十三四世紀以後，把中國這個孤寂的鹹水湖和世界底文化海洋溝通了。然而直到百年前，我們底先輩依然是把本國認作至尊的『華夏』，把外人看做化外的『夷狄』。這種可笑的偏見到頭是給外寇的炮火逐漸震碎了，外洋資本主義底強力壓在中國民族身上，使許多一向鄙視夷狄的權貴與士大夫也不得不講求『洋務』。可是在當時除却極少數的外交家和政論家注意到所謂『世界大勢』之外，

一般在朝在野的官民對於國際情勢仍舊是莫知莫覺的這到了最近幾年光景可就兩樣了，不但許多最覺悟最清醒的民衆對於當前的國際局面必得付與極大的關心，就連那些最頑固最迂腐的份子也不能不常常談到『中外大勢所趨』了。這件事正是說明，今日的中國已經和世界融成了一片，國際上每一種勢力每一個風波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我國底命運，使一切人的生活 and 意識不能不感受到強烈的或微弱的震盪和刺戟。在別一方面，中國一切重大的事變也可以震動國際生活底波流，使世界不得不承認中國在這個地球上所處的地位底重要。隨着國際動盪不安的恐慌日益加劇和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日益加緊，中國民族和世界的聯繫也就愈加緊密。在這茫茫無邊的國際生活海洋裏，要是不能找到求生的航路，我們就不免要給狂暴的濁浪擊沉。

這便是我們必須放眼關顧到世界情勢和國際問題的根本理由。假如我們承認一切科學知識是能夠指引我們認識世界底現實，那麼，國際知識底學習和研究也就能夠增大我們對於這個活生生的世界底認識。因此我們之所以要關心到國際問題，首先是

爲的要認清楚我們所住的世界底真面目和機構究竟是怎麼樣；其次是爲的要弄明白這個世界是怎樣在變動着，它究竟在朝着那一個方向進展；再者是爲的要明瞭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怎樣，以便找到中國民族解放底正確路向。更具體地說，我們對於國際問題底關心和研究是必須在以下幾個任務之下開展的：第一，辨認現階段的世界形勢底諸特徵，使我們不但能夠看清現實世界底外表，而且能夠透視它底內層。第二，把握住世界各種現實要素（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底發展趨勢和變動法則，使我們能夠看清楚國際情勢底歷史規律與潛在傾向，找出一切國際大小事變動態底因果關係。第三，明瞭國際間縱橫交錯的多方面的生活現象，使我們能夠認清楚各國，各民族，各人羣相互間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底關係。第四，理解存在於國際間的各種對立，一方面找求各社會類羣各集團底力量對比底變化，一方面找求出各國和各民族彼此間及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使我們辨明誰是盟友，誰是敵人，誰又是可供利用的勢力。第五，探究各國底對外政策（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各方面）底本質和內容，一則可由此窺測國際

關係底變動與發展，二則可由此決定我們對外的態度和政策。第六，熟悉各國和各民族（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少數民族等）底個別的內在情況與國際地位，特別是要了解我國在國際圈子裏所處的地位以及各國對中國的關係。

很顯然的，我們不光是要從國際問題底研究中獲取充分的國際知識和國際現象理論，使自己具備銳利的世界眼光和對外見識，而且主要的是要使我們底生活和意識能夠順應時代底主潮，並且憑藉隨時變化的國際情勢底透切認識，把民族解放運動推向最合理最正確的軌道，進一步去變革世界底歷史。離開了這種實踐的任務，我們底研究就會日益走向知識底遊戲化與庸俗化。

國際問題
底本質和
意義

底本質和意義。

在我們講解國際問題底研究方法之前，首先就必須弄明白國際問題

第一、國際問題正如社會問題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範疇，這就是說，國際問題並不是在全部的世界歷史上，自始至終地存在的，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才有所謂國際問題發

生。自然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國家與國家之間沒有往來與糾紛，但是那時候並沒有維繫全世界或多數國家的經常的經濟、政治、文化紐帶，因此產生經常的國際生活規律與國際問題的歷史條件是並沒有具備的。只有到了資本主義興起發達以後，民族國家漸次形成，國際市場以至世界市場在各國工商業的競爭之下急速開拓，各資本主義國家由爭奪市場原料而進到世界底完全分割，使各國和各民族逐漸聯結在共同的廣泛的生產關係之下，國際問題才在各種複雜的關係矛盾中生長開展起來。自從上次世界大戰改編了帝國主義底勢力關係，分裂出另一個世界體系，並且造成了資本主義底總危機以後，國際問題就愈益變得繁複而嚴重起來。所以國際問題是隨着資本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底勃興、發展和衰落而不斷地成長擴大的。在現存的資本主義體制絕滅以後，國家底界線逐漸消失，那時候自然也不會有國際問題發生。

第二、國際問題是國際間各種矛盾、危機和變動底總和，它是由國家和國家民族和民族之間物質生活關係和精神生活關係底分子底彈動交錯組成成功的。如果我們用分

析的眼光觀察，顯然可以看到各種經濟，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社會，思想等分子在國際生活的圈子裏互相衝撞，磨擦，混合，牽制，推動，這種種的運動變化綜合起來，便構成國際問題的全部。然而倘使我們以為這許多分子是平行地不分上下輕重地發生作用，那便會陷於因素論的錯誤；又倘使我們以為國際間一切的關係和糾紛變動是由各國主持人或各個國家有機體底意志觀念造成成功的，那便會陷於觀念論的錯誤，觀念論和因素論在本質上是一致地模糊我們對現實的認識的，（在下一講就要討論到）在國際問題底研究中必須被排斥出去。我們必須認清楚，無論國際問題是怎樣複雜，我們總不難找到它們底因果規律，真實基礎和最後原因，這種真實基礎和最後原因決不是屬於精神的，而是屬於物質的，在這裏我們沒有法子可以否認經濟關係乃是主要地決定一切國際生活國際變動的基因。在現今，不論是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也好，準備及進行戰爭也好，決定對外政策也好，總是有根本的經濟動力在那兒直接或間接推動的，可以說，沒有國際的經濟關係，也就沒有國際問題。例如裁軍問題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國際的政治外

交問題，但是參加裁軍會議的資本主義國家總是想要儘量擴張自國底軍備，縮減別國底軍備，目的也無非是要搶奪別人底及保護本國底國際市場和資源，以便確保國內工商金融業財閥底利益。所以歸根結蒂說，裁軍問題是跟國際的經濟利害聯結得不可不分開的。但是經濟誠然是決定國際生活的主要動力，却不妨礙其他的分子——如政治，軍事，文化，法律，思想等發生交互的影響，並給國際經濟關係以各種反影響。例如意大利底對阿戰爭一方面加劇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政治利害的矛盾，另一方面由於軍事行動和各國的經濟封鎖也攪動了國際的經濟生活波流。然而我們總得承認經濟的必然性貫串於一切國際問題之間。

第三、國際問題在某種限度之內，跟社會問題有好些相似之點，但前者有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它是必須通過國家（包括各國人民）民族底相互交涉才能發生。如果說，社會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編制內在的矛盾和危機底表現，反映出各社會類羣底對立和爭鬥，那末國際問題便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以及它們跟社會主義國家和落後民

族間的對立和爭鬥底表現，反映出各國、各民族和各國際集團（同盟，『布洛克』及政治『國際』等）底利害矛盾和勢力不平衡。然而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國際問題是超乎社會關係和類羣關係的，恰恰相反，現代一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變化以及各類羣底分化和戰鬥，都是以世界的規模開展在我們面前的；它們披上了國際化的外衣，充分地顯明地體現在國際問題底連叢中。舉例來說，一九二九年開始爆發一直遷延到現在的世界恐慌，使現今一切國際的利害對立和戰爭危機展開了，這個大恐慌分明是由於資本主義的所有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勃發起來的。又如日德等帝國主義積極進行反蘇聯的備戰，以及各國的大衆們發動反戰反法西的國際鬥爭，離開了社會類羣底對立鬥爭這個法則，是簡直不能加以說明的。所以國際問題並不是跟社會問題對立的，它們只有在正確的社會科學底光照之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第四、國際問題不但是由現階段的國際矛盾的錯綜中產生出來的不安和危機底表現，而且常常是有着一定的歷史根源和歷史發展規律的。許多國際問題並不是突然

發生，而是經歷了相當的歷史蛻變過程的，在每一個階段裏，它們總帶有獨有的特徵。例如世界戰爭是近代資本主義必然的產物，它是有着長久的歷史源流的，而歷次的世界戰爭在內容上形式上總不會完全一樣。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它是以帝國主義相互屠殺的形式演出。在下一一次，它就很可能以下列幾種形式出現：第一是各帝國主義間的火併；第二是帝國主義陣線跟社會主義陣線底決戰；第三是抱着侵略主義的國家（如日、德、意等國）跟結成和平陣線的國家（如蘇、法、土等國）底交戰；第四是由反蘇聯的戰爭轉變為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或由後者轉變為前者，或者兩者同時並行；第五是在帝國主義相互戰爭或反蘇聯戰爭爆發後先後展開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混戰。這種世界戰爭底可能的多樣性（有人以為下次世界大戰，不是帝國主義戰爭，便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戰爭，我以為還不夠估計到這種多樣性），在上次大戰時期是沒有具備發生的條件的。而且即使下一一次的世界大戰是同上次一樣的帝國主義戰爭，也決不是上次大戰底復演。

國際問題
所包括的
主要內容

我們這裏所說的國際問題，是指由國際矛盾中產生的一切糾紛，不安，危機，爭鬥所結集的總和。如果要分析組成這龐大的國際問題羣的原素，至少我們可以找到下面幾種：（一）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日、法、意、德等）相互間的平行的交涉矛盾與鬥爭；這包括對於殖民地、市場、資源、海上陸上霸權以及政治領導權的爭奪與協調。（二）大小資本主義諸國（如法、國和地底衛星羣，意大利和奧匈等）垂直的關係和矛盾，即先進的資本主義強國對於小資本主義國的領導、支配與榨取和後者對於前者底反抗和順從，以及由此給予國際的重大影響。（三）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經濟政治中各自結成的對立的集團和同盟彼此間的矛盾與爭鬥，這包括各種經濟布洛克、外交同盟、軍事同盟的對立衝突。（四）資本主義國家一般地和個別地跟社會主義蘇聯的對立鬥爭。（五）國際侵略主義陣線跟國際集體和平陣線的矛盾與鬥爭，以及侵略政策跟和平政策的對立。（六）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底榨取、支配、進攻以及後者對於前者底反抗與鬥爭。（七）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底對抗以及由此引起的國際

爭執。(八)國際革命運動與反革命運動底對立戰鬥(包括各種「國際」——如第二、第三、第四國際，法西斯國際等的戰鬥)。(九)存在於國際間的政治組織(如國際聯盟等)底締結，分化與變質。(十)國際一切經濟的，政治的，邊境的，法律的，條約的糾紛爭執與交涉談判。(十一)國際間的經濟政治恐慌。(十二)國際戰爭與各國備戰。(十三)國際間的文化系統，思想系統，意識形態與習慣信仰。(包括學說主義，宗教派別，文化運動，種族觀念，國際道德等)底矛盾和衝突。(十四)由各國國內政治事變經濟事變誘導的國際不安。

國際問題
研究和各
科知識的
關係

假如我們把研究國際問題的這門學問暫時稱做「國際現象學」(這名詞是作者暫時擬定，用來代替「國際問題研究」的)，顯然可以看到這是一門跨過許多科學的綜合的學問，它必須常常借助各科知識才能建立起來。這裏，我們就要檢討它跟各門科學知識的關係。

一、和哲學的關係。在研究國際問題的過程中，每個人總得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應

用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觀念論出發和從唯物論出發研究的，所得的認識一定大不相同；依據形式邏輯和依據動的邏輯研究，所得的效果一定也相差很遠。個別的哲學問題如必然和偶然，本質和現象，質與量等在國際問題底研究中，也可以因各人底理解不同，而生出很大的效果上的差異。要我們底研究不致陷入曲解的偏向，就必須把握住新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這就得學習新的哲學理論。

二、和一般社會科學的關係。在研究國際問題的時候，我們總得有意或無意地運用某種的歷史觀與社會觀，因為一切國際問題都不能超脫歷史的社會的圈子。譬如拿現代國際戰爭來說，站在舊的社會觀上的人以為它是由國際間的心理、種族、道德等問題引起來的，而站在新的社會觀和歷史觀上的人却認為它是資本主義必然的產物，因為兩種戰爭的見解完全不同，對於各個戰爭的估計、評價和預測當然也就各樣。顯然，要正確地理解各種國際問題，祇有把握住新的歷史觀和社會觀，這就必須借助健全的社會科學理論。

三、和經濟學的關係。因爲現今國際間的各種問題主要地是由經濟的原因引起的，在研究國際問題的時候，就必須常常借助於正確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對於橫在國際間的恐慌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底發展與變化），貨幣戰爭，集團經濟，關稅戰爭，戰債賠款等問題以及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問題，是非有經濟學的理解不可的。倘使能夠找到國際經濟現象的規律，對於國際問題底了解就能夠透澈正確。

四、和政治學的關係。政治學本來是研究國家底本質，形成，發展，變化與作用和各社會類羣底興替爭鬥的，但是它也可以應用到國際問題研究上來。例如帝國主義怎樣爲爭奪政治領導權及殖民地支配權而鬥爭，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對抗，國際勞動者羣怎樣同反革命運動戰鬥，國際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怎樣成長，各種國際政治組織的性質和機構怎樣，這些都是非借助正確的政治學理論不可的。

五、和歷史學的關係。許多國際問題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過了長久的歷史

轉變發展的，要精確地認清它們，必須借助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現代史的知識，倘使能夠依據歷史的方法研究國際問題，就不但可以找出它們發生的根源，而且可以窺測它們發展底動向。

此外，國際問題底研究和地理學，法律學，軍事學，社會心理學有直接間接的關係，這裏不必再逐一講明了。

第二講 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論(上)

基本方
法論底
重要

大概一切科學知識底學習和研究，都離開不了兩種方法：一是基本的方法，目的是要教我們怎樣去分析和解決問題，並且使理論跟實踐聯結起來；另一種是技術的方法，目的是要教我們怎樣去搜集、鑑別、利用材料，以充實研究底內容。這兩種方法自然不是彼此不相關聯的，而是統一在學習和研究底過程中的，但是前一種——基本的方法却是一切智的活動底主要骨幹，它決定着思考和實踐底主導路向。

在國際問題底研究中，絲毫沒有例外，基本的方法論必須成爲引導我們運用思維的指路標。不過許多人却把技術的方法看做第一義的，以爲只要學會了處理國際時事材料，多多記熟一些國際間發生的大小事件，就可以把國際問題研究得很充分了。這種看輕基本方法論的傾向，是很容易引導我們走許多冤枉路的。

其實不管是誰，在研究國際問題或觀察一件國際事變的時候，總不免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立足在某種基本的方法論上，即使是素來看不起方法論的人也不能例外。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以把各式各樣關於國際現象的理論，劃分在兩大對立的方法論體系之中，這兩大體系在國際問題底研究中，正像在其他任何知識部門中一樣，是進行着異常尖銳的鬥爭的。

我們在這裏所說的基本方法論不單是指邏輯體系而言，而是結合一定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和思維的法則而成的方法系統。事實上，離開世界觀而獨立的方法論是沒有的。

國際現象是通過國家和民族的交涉而發生的特種社會現象，凡是社會科學中應用的方法論也照樣可以應用到國際現象的理論中去。因此在一般社會科學領域中對歷史的觀念論（以下簡稱「觀念論」）和歷史的物本論（以下簡稱「物本論」）同樣也能在國際知識底研究過程中，將人們底思想引導到兩條相反的路向。我們首先

就要辨明這兩種歷史觀怎樣在國際現象底理論領域中對抗着，互相排斥着，然後選擇我們認為正確的一種，作為研究國際問題底基礎。

觀念論
的國際
現象觀

依據觀念論的看法，一切的國際關係都只是各國政府和國民或各個國

家有機體彼此結合起來的精神關係，所謂國際問題自然也不外乎是由心理作用造成的。因此並不是國際的和各國國內的現實規律規定着各國政府和國民底意識活動，而是各國在朝在野的首要人物底意志隨便改變國際關係，轉移國際局面。觀念論不承認存在於客觀的國際現象底內部的必然性，當然就不能把握住各種國際現象底本質的和因果規律。上一次世界大戰有許多人就以為單單是由於塞國底青年普麟斯刺殺了奧國底皇太子引起來的，因為這場暗殺案挑動了各國執政者平素蓄積在心底的憤恨仇視，於是不得不以兵戎相見；還有人以為是由於各國底猜忌心太烈，激起了這次空前的流血大慘劇。最近世界大戰底危機日益緊迫，有不少的人就認為是由於人心思亂，或者少數國家底爭霸野心勃發促成的；但也有人以為現在各國人心厭亂，或者

各國政府鑒於上次大戰過於慘酷，不願從事殺伐，所以戰爭決不致爆發。這一類的看法無疑地是立足於標本的觀念論的世界觀的。

觀念論常常誇大世界政治要人底意志作用，所以把造成國際事件的本質的原因看走了。照這種觀點說來，一部國際史完全是羅斯福，希特勒，墨索里尼，鮑爾溫，史丹林……這些主角們活動的歷史，至於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類羣，環繞着他們的經濟的政治的各種客觀勢力，是可以不管，或者是可以看成不重要的。

自然，觀念論是常常採取各色各樣的形式出現在國際問題底認識中的；有時候，它披着道德決定論的外衣，有時候，它又戴着政治決定論的面具，有時候，它還會扮着別各種姿態演出。當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侵佔東北的時候，我國有許多學者名流相信不靠民族的自衛戰，而靠國際聯盟和列強底『道德制裁』就可以逼迫日本讓步，撤退侵入東北的軍隊。最近世界底動盪不安日益加深，也有不少人以為是由世界的道德墮落釀成的。希特勒政府撕毀羅加諾條約，進兵萊茵河區域，有人公然寫時評說根本是由於戰

後凡爾賽條約引起的反動，法德的交惡和日蘇的糾紛有人不假思索地說是由於這些國家傳統的「世仇」在那裏作怪，……這一類的高見雖然在外觀上跟心理決定一切的純觀念論有點不同，但是它們把造成上述國際現象的物質基因完全抽去了，結論必然是要歸到觀念決定一切的見解。

觀念
論底
危險

在國際問題底的研究中，沒有比觀念論更能妨害我們對於國際現實的認識的，因為它認為頭腦支配國際間的一切，把造成各種國際現象間的真實原因驅逐了，這樣就使人們無法找求出國際問題底規律性，要了解國際間發生的一切事件底本質簡直是不可能的。自然，也有許多觀念論者承認國際現象是有因果性的，但他們只是憑着主觀的猜想，把一些浮面的現象來代替事情底本質，這樣自然也會還原到客觀的因果法則底否定。凡是浮面地用精神、道德、政治說明國際問題，而忽視那產生國際問題的物質基礎的研究法，都有把我們底思想引到虛無縹渺的烟霧中去的危險。如果精神、道德、政治等足以決定國際間的一切，我們就斷不能說明爲什麼今日的國際

情勢跟上次大戰前大大不同，也不能說明爲什麼同一個國際問題會不斷地改變它底內容，甚至也不能解說某一種國際事變爲什麼只能在某種情形之下，而不在別種情形之下發生。

在目前，根據觀念論來解說國際局勢，我們可以說，是只會有利於國際帝國主義和它們底奴才，而有害於民族底抗爭的，因爲觀念論不教我們看清楚真實的國際環境和國際的現實規律，只是教我們看到一些虛假的幻影。例如許多人認爲某國對我國侵略，只是因爲該國少數軍閥底侵占慾忽然強化起來的結果，這就無形中放鬆了某國整個統治者羣底侵略路線，而令我們幻想可用和平的妥協辦法使他們底侵略「適可而止」。又如有人看見美國底畢德門之類的大人物發表了一兩篇攻擊日本的演說，便以爲美國對日態度強硬了，我們可以坐待日美戰爭到來，從中取利。

因素論
的國際
現象觀

也有人感覺到一元的觀念論和物定論都不「公允」，於是企圖把政治的，心理的，道德的，種族的，法律的，經濟的各種因素看成同等重要的，以爲國際間

發生的一切事件與問題，全是由這些因素平行地或機械地加攙起來造成的，這便是所謂因素論的國際觀。從表面上看來，因素論好像是很對的，因為隨便那一個也不能否認國際問題常常是由種種的複雜原因構成的，然而問題是在：在許多「因素」當中，究竟那一種是居於決定的地位？假如說這種種的因素是同等重要的，那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譬如說，因素論者認為凡爾賽條約底被撕毀，是由於下列幾個原因：（一）歐洲政治均勢底破壞；（二）戰後國界劃得不公平；（三）某幾國復仇的向外發展的野心勃發；（四）種族問題底嚴重化；（五）歐洲各國特別是戰敗國底經濟沒辦法；（六）戰勝國利害衝突，不能一致；但是因素論者並不能回答，造成上述幾種情形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所以對於問題底本質絲毫沒有觸到。因素論把國際生活底統一性整體性割裂了，在各種國際生活分子之間設立不相統屬的界限，它並不比純粹的觀念論高明，只是觀念論底一種變形，因為凡是離開社會的統一物質基礎解說國際現象的，都不能跳出「觀念決定一切」的歷史觀。

物本論
的國際
現象觀

要免除觀念論和因素論的錯誤，我們就必須借助於另一種立足於正確的方法論上的歷史觀，這就是歷史的物本論。物本論和純觀念論同屬於一元論，但是兩者底立足點剛剛相反。觀念論認為決定國際現象的，只是觀念或什麼超物質的東西，而物本論却以為一切國際事件和國際問題底發生，都有社會的物質基礎，離開了這種物質基礎，就斷乎不能認清一切國際問題底真實原因，和各種國際現象底真實規律。物本論是把國際生活當作完整的統一體看待，決不像因素論把許多因素堆砌起來解說現象，所以它是要求找到一切國際變動現象底統一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不是飄空的，而是寄托在社會的物質生活關係上的。為什麼目前世界戰爭危機會一天緊迫一天呢？這決不是因為人心思亂，或者某些國家底侵略慾強化，也不是由於國際政治均勢底破壞，或者種族仇恨底強烈，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機構內在的矛盾加速地發展，一方面加劇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衝突，別方面擴展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體系的對立，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增長到了某種程度，不能為現存的國際秩序

所容，便炸裂開來，那時候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世界戰爭就必然地爆發了。爲什麼法西斯的意大利要調動幾十萬大軍，耗費無數物力財力，實行對阿的冒險侵略呢？這決不是因爲墨索里尼和他底黨徒們爲了民族底『光榮』要對東非黑人復仇，也決不是因爲他們真的要恢復羅馬帝國，故意向世界誇耀『武功』。根本的理由是在於：一方面因爲意大利底國內經濟財政危機日益嚴重，有招致法西斯統治崩潰的危險；別方面因爲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極度強化，裂破了相對的國際均勢。自然這兩種原因又是統一在資本主義底內在矛盾的基本法則之下的。至於德國底撕毀凡爾賽和約和羅加拿條約，威脅世界底和平；日本底加緊侵略中國，對蘇聯積極佈置進攻，也是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解說的。然而這却不妨礙我們辨認意德日三國底國際環境和對外政策底差異，不是說只要認識了三國危害世界和平底根本原因就夠了。

我們不必回溯從前的國際史，只消考察當前的國際局面，便可以用充足的事實證明世界的經濟法則決定着全般的國際生活動向。現階段的國際問題無疑地是國際經

濟矛盾底反映。首先是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的阻遏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緊迫，這樣就造成空前的普遍到全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爲要掙出恐慌底泥坑，就不得不施展各種兇猛的經濟政治戰術，來搶奪世界底市場資源或提出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這種鬥爭因着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空前強化，就愈益急劇了。其次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底飛躍發展也給舊世界底經濟體系以極大的威脅，因爲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獨立性日益昇高，就使帝國主義底經濟網日益縮小。再者帝國主義爲要緩和國內的恐慌，又不得不對弱小民族實行更猛烈的經濟掠奪，這樣就使弱小民族底固有社會經濟體系遭受不可抵抗的摧毀。這三種基本的國際經濟矛盾不斷地加劇，就決定了國際間的政治和思想的矛盾底強化，今日任何一個重大國際問題都逃不出這條鐵律。

非經濟的
分子在國
際生活過
程中的作
用

然而我們不要誤解，以爲在分析每一個國際問題的時候，只要拈出一般的經濟的必然性來說明就夠了。我們雖然反對多元論因素論的見解，但決不

否認國際的政治，文化，軍事等分子能夠在國際生活過程中表現積極的作用，這一點在前面（第一講）我們已經舉例說明了。這裏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經濟的法則並不是在一切國際問題中直接顯示出來的，它有時簡直隱藏得不易爲人看見，倘使我們機械地應用經濟關係直接決定國際政治的見解來說明國際問題，常常會陷在極大的錯誤中。例如拿蘇聯加入國際聯盟以及牠跟法英捷土等國締結和平陣線這個問題來說吧，要是我們以爲蘇聯執行這種和平外交政策，目的是在和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爭奪經濟的利益，誰都可以看得出這是錯誤的事實上，蘇聯採取這種外交政策，目的是在結集團間的和平勢力以對抗足以挑起世界戰爭的國際侵略勢力，然而不是說，蘇聯底和平外交活動不受經濟的法則底最後決定呢？不是的！假如沒有釀造世界戰爭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威脅世界的和平，假如沒有國際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加劇了國際的矛盾，假如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底和平建設，增大了兩個世界的對立，自然不會憑空產生出社會主義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能產生容許這種政策實現的可能。所以經濟法則雖然

有時是隱伏得不可看見，但它透過其他種種的複雜關係規定任何國際動象，却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我們不拒絕國際間的政治、文化、軍事、思想等等因素幫助國際問題底說明，是因爲國際問題常常發生在複雜的現實流變的過程中，不是用單純的法則所能直接解說的。我們必須要堅決地依據物本論的法則，是因爲經濟的必然性連貫一切的國際現象，非把握住這種必然性，就無法看清國際變動底主要動向。

人底意志
在國際關
係中的作
用

自然，我們不是機械物本論者，以爲一切國際現象，只是受着客觀的法則支配，自生自滅，全不需要通過人底意志的，倘使是這樣，那就根本沒有什麼國際動亂與變革發生。各國底執政者和整個統治類羣固然不能任意決定對外政策，隨便變更國際關係，但他們底思想，主張和各種措施，在國內外客觀條件容許的限度之內，仍然是可以在國際生活圈子裏表現積極的作用的。譬如在英國，無論是工黨組閣，是保守黨組閣，對外的根本政策在本質上總不會有什麼變動，因爲這是爲英國底資本主義形態和國際環境規定的；但是這兩黨在對外的個別政策上總多少會不同（舉例來說：一

九二四年工黨組閣，就和蘇聯復交，等到保守黨組閣以後，英蘇邦交就日益惡化，終於絕交了。又如在美國，無論是共和黨當權也好，民主黨執政也好，是不會改變美國基本的對外政策的，但民主黨登台之後，就和蘇聯復交，對英國實行強烈的貨幣戰了。（一方面自然也因為其他國際的客觀條件有很大的變更）不但政黨底更迭會影響到一個國家底對外關係，就是各國底執政者個人底政治立場和思想手腕等也會在對外關係上表現相當的作用。當去年十二月間英國外相霍爾因對意和平方案遭受國人攻擊辭職以後，艾登被任為外相，意大利就表示不高興。這次日本暴力政變逼倒了岡田內閣以後，廣田受命組閣，各國有見識的政論家就指出他將對中蘇採取更積極的進攻政策。另一方面，革命的領袖和革命政黨的政策對於革命勢力的開展或衰退，也有很大的影響。可見一個重要政治人物或政黨也不是不能給予國際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的。但是倘使我們誇大了政黨與個人底作用，以為他們可以在任何情形之下，任意改變對外政策，轉移國際局面，那便是乖離事實的。一個政治集團或政治要人只有在國內和國際的一定

條件之下，才能決定對外政策底改變。至於各國人民的政治要求與集體行動能夠影響及轉移國際情勢，也是不可否認的。

最後，我們還須指出虛偽的『物本論』是和觀念論一樣，能夠遮蔽我們

虛偽的
「物本
論」

對於國際現實的認識的，這種『物本論』並不是依據隱伏在國際現象後面的物質的必然性去說明問題，只是抓住一些不相干的物質要素來胡說八道。例如有人完全依照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底武器底多少優劣來推測兩國戰爭底前途。（阿比西尼亞的失敗並不主要地是由於武器惡劣）又如有人說世界大戰終不可避免，是因為世界底『物質文明』過於發達。這些高見好像也是帶着十足的『物本論』的氣味的，但是它們忽視了潛伏在國際現象裏面的真正的因果關係，結局是依然逃不出觀念論的圈子。

第三講 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論（中）

國際問題
研究中的
邏輯的
形式邏
輯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一切的國際現象是以諸社會底物質生活過程

做基礎的，所以特別把物本論確定為研究底出發點。然而同時又已指出，我

們所需要的，乃是歷史的物本論，這就是跟機械的直觀的物本論對立的一種新方法論

——也可說是一種新歷史觀。因為國際現象不但應該看作貫串着物質的必然性的社會現象，同時還應該理解為帶着流變性和發展性的歷史現象。社會的物質生活關係在不絕地變動着，發展着，反映在國家和國家底關係當中，就演成互相聯結互相矛盾的國際動象。唯有最正確地反映歷史發展法則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才能夠幫助我們發見潛伏在國際現象中底規律性。因此我們在這裏要解決的急要問題，是怎樣將那和動的邏輯相結合的歷史觀——歷史的物本論具體地應用到國際問題底研究過程中。

可是，許多國際問題研究者向來却採取着一種完全相反的方法論，這就是建立在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的形式邏輯。這裏，我們不必敘述形式邏輯底基本法則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的應用，只須指出，這種邏輯是怎樣將人們對於國際現象的認識引到偏狹歪曲的道路上去。

形式邏輯最主要的特性之一，就是完全抹煞事物所包含的矛盾性，不承認一切對象乃是矛盾的統一物。日本對中國底侵略和對蘇聯的進攻，以及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出征，在形式邏輯者看來，乃是整個日本民族和意大利民族對外侵略底表現，他們却不能看到，這一類的侵略行動只是兩國少數統治者羣策劃主持的；更不能看到，在兩國，正有一部分和侵略者對立的覺悟民衆在反對政府底侵略政策。法國底資產者羣一方面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然而同時又不能不和蘇聯政府締結互助公約，結成一條反抗侵略國家的和平陣線，在形式邏輯者看來是完全不可解的，他們只有一口咬定：這是蘇聯跟資本主義國家妥協，投到法國紳士底懷抱裏去了。至於法國資產者羣底社會類羣

利益和所處的國際地位的矛盾，是不能爲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和平因素底對立的統一，更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

正因爲形式邏輯不從矛盾的統一和轉變中去觀察問題，所以它就只能把一切國際現象當作固定不變的對象處理。國際聯盟從前完全是帝國主義宰割弱小民族策劃反革命的機關，它給予中國民族的『實惠』，我們當然不會忘記的；但是自從日德兩國先後退盟及蘇聯加入爲會員以後，這個機關却就具有相當的牽制野心侵略國家的和平作用。然而形式邏輯者並不能看到這一點，他們仍然是很單純地籠統地蔑視它，反對它，客觀上有時就替侵略國家張目，這是因爲他們不願從變動過程中去認識國聯。在另一方面，也有人以爲蘇聯加盟後，國聯就應該永遠合理地存在，這又是因爲不能看到國聯將來必定隨帝國主義底衰亡而消滅——也許不等到資本主義完全瓦解，國聯就要從國際上消失。

再則，形式邏輯不能從全面和相互關聯中去觀察事物，只是把國際現象當作個個

孤立的對象處理。國際聯盟對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許多人以為完全是由英國單獨促成的，他們卻沒有看到，蘇聯以及許多小國和各國愛好和平的民衆在這回事件上表現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德意爲了奧大利問題向來站在對立的地位，許多人以為這兩國無論如何不能接近，他們卻沒有看到德意和法英等國以及一般國際情勢之間的聯繫。這都是由於形式邏輯把他們底視野限制了。

最後，形式邏輯不能從各種具體的條件觀察事物，只是對一切問題作抽象的看法。世界資本主義恐慌，從一九三二年以來，表現了轉入蕭條的景象，許多庸俗的經濟學者便認定資本主義又將依照周期律恢復繁榮，他們却不能具體地考察所謂特種蕭條底各種特徵，以及造成這種蕭條的實際原因。德國政府的毀棄羅加拿條約，庸俗的國際時論家以為這跟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同樣合理的，因此就對這種行動表示無限的同情。他們却不願承認這個國家的英雄們是處在向世界和平挑戰的侵略者地位，和中國處在被侵略的地位需要民族獨立的情形完全不同。

動的邏
輯底作
用

要克服形式邏輯底偏狹錯誤，我們只有利用高級的方法論，這就是和物本論結合的動的邏輯。因為唯有動的邏輯能夠從國際生活底諸過程中找出各種國際現象底真實法則，也只有它能夠發見一切國際動象底本質，使我們不從個個孤立的國際現象觀察，而從國際現象底相互聯繫中觀察，使我們不從靜止不動的概念出發，而從變動發展的過程着眼。

因為動的邏輯是世界發展法則和思維發展法則底統一體，它不但要顯示給我們看，世界是怎樣向前運動發展，而且要告訴我們怎樣運用思想方能把握住世界運動發展底法則。所以我們為敘述便利起見，把它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所表現的意義分成兩部分來講：

首先要說明全部的國際現象是怎樣依照動的邏輯底法則發生、演變及發展（中篇），隨後我們就要說明怎樣遵循動的邏輯底思維方法去觀察國際現象。（下篇）

動的邏輯一般地可以分成三個定律，即是對立底統一與鬥爭律，質量互相轉變律，

和否定底否定律。不過其中最根本的乃是第一個定律——對立底統一與鬥爭，其餘兩條定律都可以說是這條根本定律底向前展開。因此在這裏，我們特別著重於這個定律底說明，確證它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所演的特殊任務。

國際矛盾底最
初根源

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國際問題只能發生在複雜的國際矛盾中，沒有國際矛盾，也就沒有國際問題。然而僅僅有了這樣的一個粗淺概念是不夠的。因為第一，關於矛盾底本質和作用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說，譬如有的機械的物本論者也承認國際的矛盾是國際現象變動底原因，但是他們以為最基本的乃是體系和外圍之間的矛盾，這種『基本的』矛盾就決定着體系底運動和發展。在另一方面，動的邏輯者却主張事物或體系內部的矛盾底統一和鬥爭乃是一切運動發展底主要泉源，外圍的矛盾不能不受內在的矛盾底決定。第二，矛盾底種類與形式在國際間是很多的，它們當中究竟那些是本質的，主要的，那些又是外表的，次要的，是需要我們首先分辨清楚的。假如不能把這些問題解決，儘管我們滿腦子裏裝滿了『矛盾』『對立』『衝突』

「鬥爭」……這一類的混亂概念，也是不中用的。

普通我們可以把一切國際問題歸結在三四種國際的基本矛盾之下，這些矛盾底闡明自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還要更進一步找到這些國際基本矛盾發生的根源，說明它們爲什麼會產生出來。隨後我們就不能不承認一切的國際矛盾都是社會的內在矛盾底反映。

目前國際間最根本的矛盾，誰都知道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體制之間的矛盾，但是爲要追溯國際問題底源流，我們不能不首先找到商品資本主義底內在矛盾，這就是生產底社會性和私有體系間底不相容——也可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商品生產者不能不爲社會而勞動，他們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都是滿足社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底產物，但是牠們却爲少數主人們所占有，這些主人們只是爲追求私人底利益而生產，全不能顧到社會底全體需要，因此無政府性的自發作用就支配着全社會底生產過程。爲着增大對勞動者底榨取率，資本底所有者不能不盲目地

繼續不斷擴大商品底再生產過程，這樣就促進了資本積集和集中，增大了社會底貧困化以及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資本所有人爲要能使再生產繼續擴張，爲要補償國內勤勞大衆因被榨取所喪失的消費能力，就必須向國外找求過剩商品與過剩資本出路，並且尋求爲生產商品和生產手段所必需的原料。可是，甲國的資本所有者向這條路走，並不能禁止乙國，丙國，丁國……底資本所有者也走同一條路，這樣首先就發生了各國資產者羣相互間底競爭。

資本主義
內的矛盾
由國家門
爭體現的
原因

假如各國資產者羣只是以個人的或團體的資格參加國外底市場資源底競爭，或者這種競爭只是發生在各企業單位或各產業部門之間，我們可以說這樣是不會發生什麼國際問題的；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簡單，在任何資本主義底階段裏，我們都看到各國資產者羣經常地通過國家底活動而從事對外競爭。爲什麼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必定要通過國家和國家的矛盾而體現出來呢？這是我們必須要解答的問題。

我以為資產者羣內部的矛盾之所以必然反映在國家和國家的鬥爭中，決不是用「愛國心」、「民族自覺」、「種族意識」一類的鬼話所能解釋的。主要的因原是：第一，資本主義國家底政權是掌握在資產羣底手中，他們底企業既是以「祖國」做根據地，就不能不儘量憑藉國家底政治權力保護自己底對外競爭，這樣國家就盡了二重任務：一方面被用來鎮壓別的社會類羣，別方面被用來擊倒或抵抗國外的競爭敵手。第二，某些國外掠奪物（如殖民地，勢力範圍，市場，資源等）無法為少數資本所有人所私有，而必須歸他們所屬的國家用政治軍事的力量獨占保護，或部分地占有。這樣也就使各國資產者羣不能不以國家做單位集約地參加國際鬥爭。第三，因着資本主義發展底歷史的地域的差異性表現在各國底社會經濟組織中，使各國企業家不能不取着各種不同的途徑發展他們底企業，這樣就必然要發生以國家做單位的衝突。第四，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經常地表現參差性和不平衡性，乃是不變的法則，在某個時期，某些國家發展得特別快，在別的時期，另一些國家又趕在前頭，這樣就使各國資產者羣有必要憑藉國

家底強力來擴張國外的勢力，或保障已經獲得的權利。所有上述這些原因實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所有關係和生產方法底矛盾之表現，所以我們必然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國際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矛盾，乃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底內在矛盾底上部反映。

帝國主義
的對立底
統一與鬥
爭

資產者羣利用國家底政治強力參加國外鬥爭，就是國際問題底正式起源。這種鬥爭形式最初是萌芽於原始的資本蓄積時代，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就發展到了極度。因為第一，獨占資本已掌握了各國政權，並且支配了本國和國際間的重大產業，金融寡頭們爲了要強化獨占的資本主義組織，必然要兇猛地利用國家做壟斷世界市場，資源與投資地的工具。第二，資本輸出已超過了商品輸出，使各國寡頭們比以前更有必要憑藉政治的力量保護自己底國外勢力，及攻破別國底國際經濟政治壁壘。第三，世界底土地已經給各國瓜分乾淨，一方面占有領土最多或較多的資本寡頭們必須用國家強力維持現狀，甚至更進一步擴張領土底範圍，別一方面，獲得領土較少

或一無所有的寡頭們必須利用國家勢力突破現狀，或要求重新分配世界。第四，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程度空前地增高，因此就愈益加劇了以國家做單位各資本集團之間的鬥爭。所以，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底內在矛盾是異常強烈地反映在國際關係中，這樣就出現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對立。

經過了上一次的帝國主義大戰，帝國主義相互的對立，並不因為社會主義體系和社會革命勢力底威脅，而緩和半點，反而因着資本主義總危機底無法克服，使各帝國主義不能不利用一切政治的（對外政策，外交活動，間諜活動，法西斯國外宣傳活動等），經濟的（關稅壁壘，貨幣戰爭，對外傾銷，集團經濟等），軍事，文化等底力量從事日益尖銳的鬥爭。於是重新分配世界的呼聲又從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喊出了，這就是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屠戶吶喊。

但是儘管帝國主義底對立日益強化，而這種對立又是統一在資本主義的系統中的。英美日法德意……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在國際的貿易，資源，投資，殖民各方面，是表現

着不可調和的利害衝突，但它們彼此之間又是不可分離的，倘若從它們當中消失了一個重大的勢力單位，就要立刻震動甚至裂破整個資本主義系統。在大戰後，戰勝國只是用凡爾賽條約限制德國勢力底向外發展，不但不去消滅德國而且在經濟政治上給予援助，這除了是因爲戰勝國相互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外，最重大的原因，是因爲德國底社會經濟危機有波及其他各國，破壞資本主義系統及招致社會革命成功的危險。自從意阿問題緊張以來，英國和意國在地中海東非洲方面的對立是異常強烈的，但是英國却不願看到意大利因戰爭而完全崩潰，這是因爲前者爲要牽制德法，不能不維持歐洲底相對的均勢，並且害怕阿國底完全勝利會引起意大利革命，誘發英國殖民地底反叛運動，所以它屢次企圖犧牲阿比西尼亞來表示和意大利妥協。就一般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係來說，雖然各國正在極力推行經濟的國家主義，實行『布洛克』『奧泰基』等政策，但是要恢復到古代的自給經濟總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國開夏紡織工業家要生產紗布，就不能不需要美國底棉花；波蘭要發展工業，就不能不輸入德國底機器；

德國要擴張軍備，就不能不從英國底屬領加大拿買進鎗，美國要穩定外匯實行猛烈的貨幣戰，就不能不從歐洲各國收買黃金，意大利要對阿比西尼亞『宣揚文明』，就不能不從德國購進軍火……今日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離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孤立的。在資本帝國主義這個系統裏是充滿着矛盾，可是這許多的矛盾又是統一在這個系統中的。但是這種統一，是相對的，因為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帝國主義底相互對立就只有一天嚴重一天。這種對立底鬥爭到達了某種程度，就必然要爆發而為帝國主義戰爭。

資本主義
和社會主
義的矛盾

帝國主義戰爭本身並不能消滅帝國主義的矛盾，但它可以削弱破壞資本主義的系統，造成革命的有利條件。上一次世界大戰就裂破了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脆弱的一環，結果就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有六分之一的世界從資本主義系統裏分裂出去了。從那時候起，在國際間就添加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

這種對立實質上也可以說是兩大社會類羣之間的對立。然而只是這樣認識還是

不夠的，因為在那個新的國土裏勞動類羣是取得了國家政權的集團，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和資本主義相反的社會體制，所以他們是通過國家底活動和資本主義世界鬥爭的。如果說，這是代表兩大社會類羣的新舊世界的對立，或者更確切些。

這兩個社會體制的矛盾在將近二十年來，已經成了國際間最基本的矛盾。它是用如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資本主義列強直接或間接採取一切可能的干涉形態對蘇聯作不斷的攻擊，而蘇聯則通過社會主義的建設削弱資本主義底實力，並且對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作可能的援助。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大約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是直接干涉時期，這就是以英法德美日等爲首從一九一七年尾開始（最初只有一國）到一九二〇年爲止對蘇聯實行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第二，是外交圍攻時期，這就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二年，由英法美等領導在外交上對蘇聯進攻。如一九二二年的日內瓦會議和一九二五年的羅加拿會議，以及什麼「全歐聯盟」「農業會議」等都含有重大的反蘇聯意味。此外法國策動「勞動農民黨」「實業黨」破壞蘇聯產業，以及

羅馬教皇發起『十字軍征討』運動都是在這一意義之下出現的。第三，是二次武裝干涉準備時期，這就是從德國法西斯政變後直到現在為止，在西方由英德策動反蘇的陣線，在東方由日本實行對蘇聯挑戰。

然而一直到現在，帝國主義還不能對蘇聯採取正式的武裝干涉行動，這除了是因爲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日益強化，使它們無法構成統一的戰線外，蘇聯主觀的勢力底加強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蘇聯用計劃經濟底建設加強了國防實力，同時用和平外交政策拆散了資本主義反蘇的聯合陣線。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兩點：第一，資本主義反蘇聯的行動，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又受這種矛盾底限制。第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一方面通過社會主義底內的規律反映出來，他方面是通過資本主義底內的規律反映出來。（這就是說，一方面資本主義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程度是受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大小底決定，後者底程度愈增高，前者底影響愈縮小，別方面，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影響也是很曲折地反映在資本主義世界中，

這影響底結果是：資本主義底經濟危機和革命危機日益加深。）

實際上，蘇聯底社會主義乃是由資本主義自身轉化出來和它反對的對立體，正是因爲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使蘇聯一國可以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現在這兩大體制底對立正在隨着兩種經濟政治的對比底劇烈變化而日益加劇了。然而在現實上，這種對立是相對地統一起來的。在經濟上，新舊兩個世界還無法割斷彼此底聯繫，蘇聯必須從資本主義國家吸收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切經濟資料和文化經驗（技術等），而資本主義國家也必須和蘇聯發生工商業金融的關係。在政治上，蘇聯不能不和那些受侵略國威脅的國家（如法土小協約國，波羅的海各國等）構成集體和平的陣線，並且展開一切足以限制戰爭的和外交活動。在別一方面，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不企圖借重蘇聯來穩定國際間的均勢。

自然這種相對的統一是一定要經過鬥爭而分裂的，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倘使一爆發起來，人類歷史又必然要寫過新的一頁。

帝國主義
和弱小民
族的對立

在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日益劇化的當兒，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之間的對立也就一天一天緊迫起來。這種對立是帝國主義機構中的矛盾向外發展底另一表現，它是用下列形式展開的：帝國主義通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力量對弱小民族施行無壓的掠奪，拷榨土著的勤勞大衆底血汗，破壞被侵略民族底經濟與獨立；在另一方面，弱小民族用聯合的鬥爭實力反抗帝國主義底侵略，爭取民族底獨立與自由。在目前，因着資本主義恐慌底重壓，使一切帝國主義不得不加緊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權取，落後民族底工業底全力破壞，軍事的獨占（如日意等對中國阿比西尼亞的進攻）戰爭的煽動（如英美在南美英法在近東挑撥小國底戰爭）反帝運動底直接干涉……就成爲現階段帝國主義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壓迫的主要特徵但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底民族解放鬥爭也正在日益高漲，有許多帝國主義底屬領也正在對宗主國表示離心的傾向。

這種對立在國際間也是相對地統一起來。帝國主義假如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底市場資源和當地勤勞民衆底血汗，簡直就無法生存，而帝國主義底商品網，資本網和文化網也將土著人民緊緊地聯結起來。至於殖民地底民族資產者羣在工商業上跟帝國主義往往是對立的，但又不能不多少依賴後者。

無論如何，弱小民族遲早必然要跟帝國主義分裂，當這種矛盾——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的矛盾達到總的解決以後，帝國主義底壽命也就完結了。

各國內部的社會類羣的矛盾

此外，我們還須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內部的社會類羣底對立也能夠轉移國際情勢，特別是因爲許多國家底勞動類羣建立國際的統一戰線，形成了巨大的國際革命勢力，簡直可以決定資本主義底運命。這種社會類羣底對立底統一與鬥爭更是資本主義底內的矛盾底直接反映。

各個過程中的對立的統一與鬥爭並不是互相脫離的，而是互相聯繫，互相推移的，例如蘇聯與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對立就影響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對立又影響到別的國際基本對立。

第四講 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論(下)

對於矛盾
統一律的
補充說明

國際現象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又不斷地往前發展，這即使是一個尋常的國際時事觀察者也可以看得出來的，因為在全般的歷史過程中，沒有再比國際現象富於流動性和變幻性了。可是關於國際現實底變動和發展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說：觀念論者特別看重各個國家底心理關係底變化，目的論者根本否認國際現象變動發展底因果法則性，機械論者和客觀主義者又以爲外力的作用足以決定國際間生活變化底各方面。如果要問，這一類的看法是不是能夠幫助人們了解國際現象底本質呢？[？]物本論的矛盾邏輯（即動的邏輯）底回答是否定的。第一、依據以前所說的，一切國際關係底變化都是爲最後的物質根據決定的。第二、任何國際現象底發生、變動和發展都是受因果法則支配的。第三、各種的國際生活底轉變和展開，是由於各個過程底內

部矛盾底推動。在這裏，對立底統一律（參看第三講）就不得不當作解釋全部國際生活過程的最基本的法則看待，因為這條法則是客觀地存在於一切國際現象之間，唯有它，才能夠正確地告訴我們，爲什麼國際現象會不息地運動、變化和發展。

因爲國際矛盾是社會內在矛盾發展到最高點的必然的表現（現象形態），所以由它所造成的國際現象往往比一般社會現象帶着更強大的流動性和變化性。潛伏在國際生活過程和它底底層中的矛盾是始終在互相排斥着，互相作用着，也互相聯繫着，正是在這樣的矛盾運動中，國際現象才能發生量（分量程度）和質（根本性質）底變化。

國際現象
中的質量

互變律

當我們考察國際現象底變動和發展的時候，不但要注意到各個過程各種現象底矛盾底統一和鬥爭，而且要認識各個過程各種現象底量和質底相互轉變。不消說，這兩者在現實上是天然地統一起來，沒有前者——矛盾底統一和鬥爭，後者——質量互變就無從實現；沒有後者，前者也就成爲空虛沒有內容的法則。

每一個國際生活過程和每一種國際現象都有質和量的兩方面，質和量在任何國際關係和國際矛盾中是對立地統一起來的，但質却是主導的一面，它規定着量底過程。關於這一點，可以用帝國主義的侵略戰和弱小民族底自衛戰來說明。意大利底侵阿戰爭和阿比西尼亞底抗意戰爭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戰爭，前者需要在短時期取得決定的勝利，不然，就要招致侵略國內部更尖銳更嚴重的危機，以至於爆射出反侵略者羣的革命火燄，或者使侵略國陷於精疲力盡的崩潰狀態。後者却以長期抗戰爲有利，而且也可以比前者更能耐久，因爲在精神的動員方面，在人力補充方面，在給養方面，乃至在地理條件上，都能使民族自衛戰持續到侵略國所不能忍受的長久時間。在『友邦』底侵華戰爭和我國底抗×戰爭中，也可以看到質規定量的法則：九一八事變後，敵人只費極短的時間便取得了我國東北的大叢產地，這對於侵略國家是非常有利的，正是因爲在東北沒有遭受到統一戰線的持久抵抗，所以暴寇得以不費多大力量侵入熱察以至華北；可是在另一方面，東北的義勇軍以最低劣的武裝力量在飢寒交迫中和敵人轉戰

數年之久，却使敵軍窮於應付。倘使中國將來爆發了全國規模的民族自衛戰，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組織持久的戰爭，是一定可以粉碎侵略者底戰鬥力的。帝國主義底侵略戰和弱小民族底自衛戰在能否持久這一點上，完全受它們各自底性質規定，這條定律是可以適用於任何場合的。

國際現象中的質不但規定着量，而且它本身也能轉變，即是由一種質轉變成為另一種質。在這裏，我們又看見質和量底對立的統一關係，因為只有經過量底變化，換句話說，只有經過各國國內和國際間的矛盾底積累和發展，才會引起新的國際事變，造成新的國際局面。在遠東，從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簽訂之後，由美國領導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曾經暫時維持了帝國主義列強相對的均勢，造成了自由競爭的局面。但是以後由於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國內經濟政治危機底日益加深，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因發展不平衡所展開的太平洋上新的矛盾（主要的是日美、英美、英日的矛盾）日益加劇，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和蘇聯的對立日益強化，這樣就使遠東的舊

的國際局面不能再連續下去了。在一九三一年九月間，日本刺刀戳破了太平洋上的相對的均勢，躍進了獨占中國的新的階段。上一次世界大戰本身是由帝國主義矛盾底量的積累所引起的質的突變，這次戰爭使各帝國主義的矛盾以最殘酷的形式鬥爭着，使各國人民由戰爭所受到的痛苦日益增大，使各國勤勞大眾底政治覺醒和革命勢力日益昇高，同時也使各國統治者羣底強力一天一天削弱，這樣終於從帝國主義戰爭的火燄裏爆射出了它底反對力量——各國革命內戰底爆彈，這爆彈將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脆弱的環節炸斷了；雖然在西方，革命的火燄先後被撲熄了，但是畢竟有一大片帝國主義的舊疆土以飛躍的形式變成資本主義系統底對立體了。在另一方面，由於協約帝國主義底勝利逐漸摧毀了德奧等國底抗戰力，由於某些帝國主義（如美法英等）從大戰中所獲得的利益特別強大，又造成了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新局面。大戰後的國際情勢有它特殊的規律，這就是說，和戰前的國際情勢有了質的差異，這質的差異首先表現在兩個世界的長期對立上，其次表現在帝國主義勢力底重新改編上，最後表現

在資本主義系統的總危機發展上（包括各國國內革命危機和殖民地反帝的攻勢。）

但是經過了質底改變過程，國際矛盾又重新在新的勢力結合上累積擴大了。這新的矛盾不斷地累積，就是新的量變，逐漸地增大，達到了一定的飽和點，又必然引起第二次的連續中斷，造成新的質變。自從日本底獨占勢力在遠東形成之後，使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和帝國主義跟社會主義的對立又在新的基礎上擴大，使各帝國主義國內的危機更比以前發展，同時也使中國民族和遠東弱小民族反帝抗×的運動更加強化，這些新的矛盾結合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引起各種火藥堆——戰爭，革命，民族解放等底突然爆炸。自從俄國革命成功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舊世界底衰落和新世界底繁榮成反比例地發展，由此加劇了它們彼此間的對立，各帝國主義的矛盾累進地尖銳化起來，各國國內革命勢力和殖民地底反帝勢力也日甚一日地強化起來，這些都是矛盾底量的增加。這種增加在到達了某一個歷史的爆炸點，必然要展開了一幅新的國際圖畫。

國際現實
過程中的
否定底否
定律

倘使我們拿國際現實的整個過程來說，就可以看到，不但國際矛盾底質和量的對立底一致和鬥爭引起新的國際事變，造成新的國際局面，而且舊的過程轉變成新的過程，舊的質變成新的質，是以螺旋的形式和自己否定自己的法則進行的。一種國際現象因內部的矛盾發展，必然要轉變到它底相反方面。即發展到否定自身的結局。這個反對物出現之後，它內部的矛盾又繼續在新的基礎上發展下去，等到超過了一定的界限，這個反對物又重新被否定，轉到另一個反對方面，這就是『否定底否定』。但並不是一切國際現象都必須經過『否定底否定』的階段的，所以我們不能機械地應用『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底否定』三階段法則。再則，否定是由過程內部的矛盾發展造成的，不是由外部的力量促成的，所以在肯定——否定——否定底否定之間是貫串着歷史的內部聯結的。例如倘使我們以為協約國在上次世界大戰打倒了德國，這就叫做否定，將來德國用復仇的戰爭擊倒了它底敵國，這就叫做否定的否定，那便是無聊的三階段遊戲。只有認識各種國際歷史過程

底自己轉變，才能發見否定和否定底否定規律。在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在最初一個階段，是資本主義表現了極度的動搖，由於生產機關底大量破壞，人類勞動力底大量損失，金融財政恐慌底極度劇化，各國民衆底極度貧困化造成了空前的經濟政治危機，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地勃發着革命，殖民地底反帝運動也日益擴大，這就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底第一時期。但到了一九二四年後，資本主義已由極度的恐慌轉變成暫時的相對的穩定了，這穩定是由於各國革命失敗，殖民地反帝鬥爭受挫，社會民主黨替資本主義効勞，各國勵行復興經濟政策以及加緊榨取勤勞大衆（生產合理化）和殖民地等原因造成的。從此各國生產和國際貿易都逐漸恢復了，各國貨幣金融與國際匯兌逐漸安定了，已經破壞了的國際聯繫也重新建立起來了。在意大利、波蘭各國，法西斯且先後建立了向革命反攻的獨裁政權。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總危機底第二時期可以說是第一時期的否定，但並不是否定資本主義危機本身，而是否定資本主義立刻瓦解底危機。資本主義的內外矛盾仍然是保留着。由於生產

力底飛躍發展和世界市場底縮小底矛盾日益加劇，由於生產擴展和民衆購買力降低底矛盾日益增大，由於蘇聯底社會主義建設底飛躍發展，同時由於各殖民地底工業化程度增高，新的恐慌——第三時期的資本主義恐慌，於是在一九二九年爆發了。它破壞了四五年來世界資本主義部分的相對的安定，一直拖延到現在，成爲絕望的死症。這個否定底否定和最初的肯定——第一時期的資本主義危機是不相同的，因爲它是必然引導資本主義到毀滅的末路上去的，所以它決不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一時期底單純的還原。從戰後的一般國際局面底發展，我們也可以看出由肯定經過否定而到達否定底否定這條非常明朗的歷史路線。戰勝帝國主義列強曾經用凡爾賽條約造成了國際間相對的和平均勢，在遠東也用九國公約締結了帝國主義自由競爭的國際關係，但這個和平局面本身就包含着絕大的矛盾，終於發展到了它底反對方面，不但某些不滿意現狀的帝國主義國家（如日德意等）起來向世界和平挑戰，而且原來支持凡爾賽體系的帝國主義國家（如英法）也縱容侵略國家對外發展它們底侵略勢力了，這是原

來的國際和平局面底否定。但是從帝國主義的各種內外矛盾中，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中，在國際間又生長出和侵略勢力對抗的新的和平力量來了，首先是維護和平的國家在國際間正在構築集體的和平陣線，其次是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表現了反戰的要求和鬥爭，最後是殖民地顯示了不願爲帝國主義戰爭犧牲的覺醒，所有這些和平的勢力結合起來，必有一天擊破某些帝國主義底侵略勢力，消滅很難避免的侵略戰爭。在那時，必然展開一個全新的國際和平局面，它和戰後由戰勝帝國主義造成的和平局面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將來應該當作否定底否定看待。

矛盾統一律，質量互變律和否定底否定律貫串着國際底歷史過程，這就說明了動的邏輯底規律性是存在。全部的國際現象間，只有動的邏輯底思維方法才能幫助我們把握住國際生活和國際關係底變化發展。

動的邏輯
的思維方
法在國際
問題研究
中的應用

我們怎樣運用動的邏輯底思維方法到國際問題底研究中呢？
第一，要把一切國際現象和國際關係當作流變發展的過程看待，因爲在

國際生活的圈子裏，決然沒有靜止的固定不變的現象和關係。在遠東，帝國主義勢力的結合與對比就經過了幾個重大的變化階段：起先是英俄法德日等帝國主義在中國作劃定勢力範圍的鬥爭，隨後是美國底門戶開放政策佔着優勢；最後日本底獨佔政策又壓倒一切。在歐洲，法國曾經是反蘇聯運動的先鋒，當時英國是採取着所謂『抑德揚法』政策。但是自從德國法西斯政變威脅着歐洲的『凡爾賽均勢』以後，反蘇聯底先鋒義務已由法國落到德國肩上了，從此英國又採取所謂『抑法揚德』政策，以前在法國領導下作爲進攻蘇聯的前哨的小協約國如今已跟蘇聯締結反侵略戰爭的和平陣線了。這一類重大的國際關係變動，足以轉移整個的國際情勢，是誰都可以看得出的。其實，就在那些看起來好像固定不變的國際現象中間常常也因為整個國際情勢底變動，而隨時起着劇烈的或微小的變化。例如蘇聯加盟後的國際聯盟和原先的國際聯盟就多少不同，自從德國威脅歐洲和平宣布毀約後，凡爾賽條約和羅加諾公約底意義與作用也就不能看做和原來的一樣。

第二、要把一切國際現象和國際關係當作矛盾底統一看，從各個國際歷史過程中，從各國國內的經濟政治機構中找出各種的矛盾來，並研究各種矛盾底相互排斥，相互轉移，和相互作用。因為矛盾乃是國際現象變化的動因，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國際間存在四種基本矛盾，並且說明了它們底統一和鬥爭。但是這些矛盾只是代表國際關係的四個基本範疇，在每一個範疇之下，還包括許多次要的、微細的矛盾。次要的矛盾對於主要的矛盾常常是處於對立的異體地位，更次要的矛盾對於次要的矛盾也是這樣。例如帝國主義彼此間雖然有不可和解的矛盾，但是它們對於蘇聯畢竟同是異體。帝國主義內部的各派統治者羣——如重工業家與輕工業家，金融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軍火工業家與和平工業家，軍閥和財閥——雖然也有不可調和的衝突，但在對外的政策上，却表現着相對的一致。我們必須要分別矛盾的輕重大小，辨認它們底相互關係。但是各個過程的矛盾關係也並不是始終如一的，而是常常轉變的。例如蘇聯固然是和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對立的地位的，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系統內部的矛盾底劇化，使某些資本主義

國家（如法美等）也不能不和蘇聯建立友好的關係。不過倘使我們以為這些國家底支配者羣就放棄了反蘇聯的念頭，以為在這些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對立從此消失了，那就是大錯。在帝國主義相互的國際關係中，我們也常常看到主要的矛盾有時會轉變為次要的矛盾，次要的矛盾也會轉變為主要的矛盾。例如英美的矛盾一般地是超過英日的矛盾，但是倘使日本底獨占勢力過於壓迫英國在中國在亞洲的利益，英美也有暫時合作對日的可能。

以上所說的，只限於各種勢力單位（國家，民族，社會體制，社會層等）底矛盾，但要知道一切國際現象也是充滿着矛盾，這許多矛盾在互相排除着，而又彼此統一着。日本意大利底對外侵略，主要地是由於國內的經濟，財政，政治危機推動的，但是侵略與戰爭底結果反轉來又加深了國內的危機。德國要緩和國內的經濟恐慌和革命危機，不得不積極備戰，但備戰的結果，又使恐慌和危機更加尖銳化。正是在這樣的矛盾聯結和排斥之下，使侵略國家不能不以發熱病的姿態走上愈演愈烈的對外侵略對內壓迫的道路。

又如蘇聯底國民經濟建設底成功，是刺戟帝國主義反蘇聯的一個有力動因，但也正是因爲有這種偉大的成功，使某些侵略國家不能不對蘇聯取着多少慎重的態度。這種矛盾底相互滲透，多少是反映在兩個世界的對立底統一中。

第三、我們不但要找到國際現象中的矛盾性，而且要把各個過程中的內部矛盾看作運動發展泉源。一切國際現象，國際勢力單位，和國際現實過程之所以能夠變化，以至轉變成爲自己底反對物，正是由於內部矛盾底作用。倘使我們以爲一切國際分子的變動是受它們外部的力量推動，那便會陷於極大的錯誤中。我們在前面（第三講）已經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和這些矛盾底轉變，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機構內部的矛盾決定的。社會主義國家底發展刺戟其他各國大衆底更加革命化，也並不是經過『革命輸出』的形式，而必然是因爲各國大衆有某種革命的要求。中國民族要不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就不能希望由列強恢復原有的均勢，只有發動民族的自衛戰，才能接受外力的援助。自然，我們並不否認外的矛盾也能影響到過程底發展，但這種影響是必須通

過過程底內的規律性才能實現的。例如阿比西尼亞底抗意戰爭曾經給予許多弱小民族（如埃及、中國、敘利亞、印度等）以極大的刺戟，但這些民族底反帝運動底高漲還是要由它們主觀的戰鬥要求決定的。又如帝國主義破壞中國農村經濟，也必然是要通過買辦、豪紳和一切封建勢力才能實現的。

第四、要從全面和相互關聯中去觀察一切國際事態和國際局面，因為一切國際現象，國際現實過程和國際勢力單位都不是各個孤立，而是相互聯結的。某一種國際事變底發生，常常是因受到別一種變動底影響；某一地域某一國家底發生的事變又常常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別的地域和別的国家。玻利維亞和巴拿圭的戰爭，如果僅僅是從兩國爭執本身去觀察，是不會明瞭它底真相的，必須要把它和英美在南美的爭奪資源市場的矛盾——特別是英美底軍火商和錫商底鬥爭聯繫起來研究，才能夠懂得它底原委。納粹政府進兵萊茵區僅僅是從德國內部的經濟恐慌觀察是不夠的，必須要把這事件和英意的矛盾——特別是由東非戰爭所加劇的英法英蘇和法意間的矛盾以及英國

底對外政策聯繫起來研究，才能明瞭造成這次毀約的客觀條件。此外，如日本對蘇聯挑釁，造成嚴重的邊境糾紛，常常和侵略中國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甚至在最近和德國底進兵萊因區域也有相當的呼應關係。去年十二月間美國突然停止向倫敦購買白銀，和英國底攫取中國貨幣權有密切的關係。這些都可以看出一切國際事件底發生和變化總是伴有其他的國際關係或國際變化。不但如此，一國國內的情狀底變化，也能影響到國際局面，反之國際局面底變化也能夠影響到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社黨登台後，使德國底對外政策以至歐洲底國際關係起了強烈的變化。歐洲金融市場底恐慌使素來講國際信用的英國也不能不宣布廢除金本位。從國際的一般現象底聯繫中，從各國內外的政治經濟聯繫中去研究國際問題，這樣才能了解一切國際動態底真相。

第五、要從質和量的規定性和它們底相互關係相互轉變去觀察一切國際現象。首先我們要辨別各種過程和各種現象底質的差異。阿國底抗意戰爭和意國底侵阿戰爭，究竟有什麼不同？蘇法底互助協定和德日底軍事同盟究竟有什麼不同？蘇聯底和平政

策和德國宣傳的擁護『和平』究竟有什麼分別？德國底撕毀羅加諾公約和土耳其底廢除洛桑條約究竟有什麼差別？這些在研究國際問題的時候，是非給予強烈的注意不可的。其次我們要注意到，每一種國際現象底質規定着量，量的變化超過了某種限界，也能引起質的突變。反之，質底變化也能規定量變。這在前面已經舉例說明，這裡不必多說了。

第六、要從具體的情境中去研究一切國際現象，極力避免抽象的觀察。例如倘使將來德法交戰，我們究竟應取什麼態度，是要依據那時的實際的具體的諸條件來決定的，要是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完全是站在少數支配者羣底利益上交戰，雙方都完全背棄一般大衆底和平利益，我們是應當把這次戰爭看成純粹的帝國主義戰爭。要是在另一種的情形之下，即德國破壞世界底和平和大衆底安全，法國政府在人民的支持與督促之下和國際的和平勢力結成一條聯合戰線，抵抗侵略者底進攻，我們就不能機械地把兩條對立的陣線一樣看待，我們應該站在維護國際和平陣線上反對侵略國家底暴行。

反之，要是在二次大戰前夜德國國內政治發生了質的變化，使該國成爲構成國際和平陣線的一員，當它遭受別的帝國主義進攻的時候，德國人民聯合維護和平的友邦起來抵抗，我們也不能把這條戰線和另一條侵略戰線無差別地看待。總之，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國際環境和上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國際環境完全不同，因爲各國人民對於和平與侵略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因爲在世界的一隅已經存在着一個龐大的捍衛和平的國家，因爲在帝國主義國家系統內已經有了和平陣線（即使不是十分可靠的）與侵略陣線的分裂，同時是因爲許多弱小民族有了不願爲帝國主義戰爭犧牲的覺醒。只有認清楚了這些構成新的國際環境的具體諸條件，才能正確地決定我們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和政策。又如對於國際聯盟我們也不能作抽象的看法，必須要從組成國際聯盟的諸因素底力底對比變化觀察，從所決定的政策來觀察。倘使我們對它無條件地擁護，認爲它能夠百分之百地執行和平機構的任務，那就忘記了某些帝國主義國家仍然在國際聯盟內佔着優勢。但是倘使我們以爲它和原來的性質完全一樣，不能盡

相當的和平機構底作用，因此就無條件地反對它，那就忘記了在國聯內還有維護和平的大國和小國參加，忘記了最近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對於國聯的影響，（例如國聯通過對意實施經濟制裁，就和英法等國人民底壓力有相當關係。）對於國聯對意制裁以及由這種制裁所發生的相當效果，也完全一筆勾銷了。

第七、要從國際現實和人民實踐的連繫去觀察，因為一切國際現象總是通過人底意志和實踐造成的。例如世界大戰底爆發非常迫近，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倘使我們以為這戰爭危機底推進絕對不受人力底阻礙，那便會陷於宿命論的錯誤。事實上，世界集體和平運動底推進，各國大衆反戰運動底發展，以及某些國家和平政策底運用，都能相當地延緩戰爭底爆發。國際間和各國國內的和平因素愈是強化，對於侵略國家底好戰者羣的壓力也就愈是增大。又如倘使我們抱着『中國必亡』的悲觀的宿命論，靜待敵人進攻，或者抱着『中國不亡』的樂觀的宿命論，完全不理睬暴寇的深入，都是絕頂荒謬的。我們相信，只要加強民族底戰鬥力，組織民族底自衛戰，就能改變中華民族底『命運』。

使它由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底狀態轉變到獨立的自由的狀態。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國不致滅亡。那些離開了實踐的架空的悲觀論調和樂觀論調，都是最應該受到嚴酷的排斥的。

第五講 國際現象底觀察分析與估量(上)

國際現實
過程中的
本質和現
象

研究國際問題和一切國際現象，絕對離開不了現代哲學上的方法論。可是，我們運用這種方法論的目的，並不僅僅是要明瞭國際現實變動發展底一般法則，使我們概念地認識國際關係和國際情勢，最主要的是在依據高級的邏輯規律和認識的具體範疇，具象地去觀察，分析估量一切國際現象流變開展底動向，找出每一個事變每一種形勢的具體的法則和因果關係。前面我們已經解說過物本論的矛盾邏輯和歷史的物本論在研究國際問題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證明這種新的基本方法論和歷史觀毫無疑義地可以幫助我們證明一切國際現實底內外法則。在這裏，我們更要說明動的邏輯上幾種實際認識的具體範疇怎樣適用於國際的歷史現實過程中，隨後再要講到幾種特殊的邏輯思考方法（如抽象法，分析法，推理法等等）在研究過程

中所演的任務。

首先，我們要說到國際現實底本質和現象的關聯，這個基本的範疇在國際觀察，分析，估量一切國際情勢的時候，實在演着莫大的任務。

研究國際知識的目的在於探求一切國際現象的法則和因果規律，然而倘使不過現象的本質底認識，僅僅在現象本身上看，這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事實上，一切國際現象和它們底本質總是表現着微小的或大量的差違的。我們在認識國際現實的過程中，本質的矛盾和關係並不直接借現象表現出來，因此本質和現象是互相矛盾的。在本質上，社會主義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是始終在對立着，鬥爭着，這是兩個世界體系底絕不能調和的根本矛盾；但是在現象上，蘇聯却可以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保持正常的友善關係，甚至它還可以和某些國家建立集體和平，以抵抗另外一些侵略國家的和平破壞運動。在本質上，德國和日本是發展並強化反蘇聯及破壞國際和平的政治軍事同盟，在現象上却表現為德偽締結商務協定。在本質上，侵略中國和進攻蘇聯乃是日本整

個資產者羣底大陸政策，在現象上却顯得好像日本軍部和一切法西斯勢力才是積極的進攻者和侵略者。而且不只這樣，本質總是比較固定單純的，而現象却是複雜多變的。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底極度強化，乃是今日世界資本主義走向總崩潰的本質的矛盾，但是這種矛盾底劇化却是借種種複雜善變的現象形態表現出來，例如各國生產縮減，國際國內貿易萎縮，信用恐慌，農業危機，物價暴跌，失業人數劇增，勞資對立加劇，帝國主義相互間衝突極度尖銳化等等，都是暴露這個內在的本質的矛盾於外的。此外，我們還看到這個矛盾是以曲綫發展着的，譬如恐慌發展到了一九三二年就已經達到頂點；但此後即轉入特種蕭條的狀態，在外觀上使某些人錯覺地認識世界資本主義好像可以重新恢復周期的繁榮的樣子。

其實還不但如此，在國際現實的過程中，有許多現象表現得和原來的本質相反，這就不只是單純的現象，而成爲乖離本質的事實的假象了。例如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以征服歐洲進攻蘇聯及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和資源爲目的，但德國政府却屢次地以

保持歐洲和平相標榜。又如德國國內經濟政治恐慌日甚一日地尖銳化，人民憤懣反抗的情緒和行動也日益昂揚，但是不久之前德國國社黨「選舉」却獲得了表面的絕大勝利。倘使我們把這一類的假象誤認為本質，那就算是受了假象底欺騙，永遠弄不清實際的現實規律。

對於現象
和本質底
關係底認
識法

怎樣認識國際現實過程中的現象和它們底本質的關聯，怎樣透過現象找到本質的矛盾與本質的諸關係，這在觀察，分析，估量國際情勢的過程中，乃是必須解答的急要問題。

第一，我們應該認定現象和本質不但有矛盾，而且有統一。無論現象怎樣變化莫測，但是它們絕對跳不出本質底「掌心」。本質沒有現象，就無從表現；而現象離開了本質，也決不能憑空存在。世界資本主義內在的基本矛盾——生產底社會化和占有的私人化——底極度加劇，如果沒有各國國內外的經濟政治恐慌與國際矛盾底尖銳化諸現象（如上面舉的例子）表現出來，我們就完全沒有法子看到社會主義的蘇聯和資本

主義國家底對立的統一與鬥爭，如果沒有外交，經濟，文化諸關係以及經濟政治底諸矛盾現象（如封鎖蘇聯，排斥蘇聯貨物，搜捕蘇聯僑民，進攻蘇聯邊境等類的現象），也就表現不出來。反過來，要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兩個社會體系的矛盾的統一不存在的話，上述的許多外觀的現象也就絕對不會發生。因此我們得辨認國際現象和它們底本質之間的矛盾與一致，不要離開了本質來觀察現象，也不要離開了現象來透視本質。第二，正是因為現象和本質是以矛盾的形式互相聯結的，所以我們要發見現象的本質，就不能不精細地把現象作深刻的觀察，觀察愈深刻，就愈能觸到本質。任何一種實際現象不但脫離不了本質，而且它本身還受各種內外因果規律底規定，我們一定要去找求某些現象發生，變化的諸原因。例如要明瞭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期恐慌在一九三二—三三年以後，為什麼會渡過它底最低點而轉向特種蕭條，這就不能單純地對這種『好轉』的現象作浮面的一剎那的觀察，必須研究造成這種現象的具體諸原因，如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四年間的物價暴跌，生產極度縮減，小企業大量破產以及各種人爲的條

件（備戰，軍需工業發展，通貨膨脹等等），把這許多現象和所謂「好轉」的現象聯繫起來觀察，就可以求出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樣才會明白爲什麼資本主義底恐慌不以直綫而以曲綫向前發展。第三，要從各種現象底全面的關聯去觀察，不能隨便抓住一種現象作孤立地片面地考察。上面所說的是要求我們找到各種現象的因果依存關係，而這裏則是要求我們考查現象底共存關係。例如要看透德僞締訂商務協定這一現象底本質，就不能單單從這協定底文字內容和手續去觀察（當然，協定底條文底研究也是必要的，因爲從這種現象當中也可以看到它們底本質），而必須同時考察日蘇和德蘇的矛盾，日德底軍事同盟，兩國在經濟政治上的共同需要與國際地位底類同之點，以及德日跟英國的關係等等因素。最後就不難明瞭這一協定底政治意義與軍事意義。在這裏，我們不能不特別指出，政治和經濟在國際關係中是演着本質和現象底交替的關係。雖然經濟關係是決定一切國際現象底最後基礎，但這並不妨礙在某些場合，局部的國際經濟關係會當作國際的政治關係（本質的關係）底現象而出德日僞商務協定

就是一個例子。這種矛盾怎樣解釋呢？是不是會讓因素論者駁倒物質決定論呢？不然的，因為本質並不是單純固定的，在第一本質底下，仍然有更深的第二本質存在，這第二本質就決定着第一本質。雖然政治的關係有時可當作某種特殊的局部的經濟關係底本質看待，但是更廣大的更基礎的經濟關係却必然作為這種政治關係底更深的本質而存在，譬如日德軍事同盟到底還是受下列國際經濟情勢的決定的：即是兩個社會體制底經濟組織對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特別是日德國內恐慌極端劇化，以及日德同樣需要對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壓力等等。第四，要從國際現象底變動發展過程作具體的觀察，因為現象是沿着本質上下擺動不定的，僅僅抓住變化底某一階段觀察就極難透視到本質，惟有具體地研究變動發展底各階段，然後才能從擺定不動的現象當中發掘到本質。例如蘇聯和帝國主義各國是有著本質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鐵一般的法則，如果我們只是抓住法蘇親善這一個階段，而忘却了法國在過去積極領導反蘇聯運動的現象，或者忘却以今日反蘇聯最力的資本主義德國在過去也曾和蘇聯有

過友善關係，那便很可能會使我們誤解社會主義的蘇聯和資本主義的法國之間的矛盾消滅了。此外，我們還要具體地注意，直到現在，法國的資產者羣也並沒有放棄反蘇聯的言論與行動。對於蘇聯和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關係也應如此觀察。這樣才會透過浮面的現象發見兩個世界底本質的矛盾。第五，要注意各種形態的國際現象底類同性，找求兩種以上的表面不同的現象底共同的本質。例如無論是日本底『宣揚王道』或意大利底『宣揚文明』，德國底『保衛世界文明』，都是以對外侵略重新分割世界為同一本質的。

最後，我們要注意到：本質雖然對現象說，是比較固定的，但它本身也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經常地向前發展，並改變內容的。例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最初是尾隨列強之後參加對華的壓迫與榨取，以後經過了許多變化，就向中國推進獨占政策了。隨着侵略底本質變動發展，侵略底現象（方式等）就跟着要起更劇烈的變化。

國際現實
過程中的
形式和內
容

在研究國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不但看見國際現實對象底本質和現象是統一在矛盾的連結中，而且看到各種國際事件，國際事變以及各種國際情勢還表現着內容和形式的矛盾底統一。怎樣辨別形式和內容的關係，這也是觀察一切國際現象最緊要的一個問題。

每一個國際現實因素都是內容和形式底統一體，這兩者分離不開，就和本質和現象分離不開一樣，（自然內容和形式並不就等於本質和現象，）內容必須借形式表現出來，而形式也不能從內容孤立起來。蘇聯底和平政策是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不侵犯別人一寸土，也不讓別人取去一寸土』的精神為內容的，而這內容在國際關係上不能不用各種的外交形式表現着。如平等的不侵犯條約（和那種仍然脫不了侵略意味的不侵犯條約不同）的締結，互助協定底訂立，對弱小民族積極援助的坦白聲明等等都是為實現和平政策而採取的形式。又如資本主義國際關係在繁榮時期是相對立地保持着均衡的，所以當時對國際市場資源等等的爭奪，是採取着自由競爭的形式

（廣義的，不是專指獨占時代以前的自由競爭，例如『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等都屬於這形式，）但是等到資本主義底國際關係因戰後第三期恐慌底爆發而發生急劇的改變時，舊時的自由競爭形式就爲新的獨占形式（如『布洛克』『奧泰基』）對弱小民族的政治軍事獨占等）所代替了。日本貨物底對華傾銷曾經採取着祕密走私的形式，現在這種走私却採取公開的武裝保護形式了。一切形式都是爲適應一定的內容而出現的。

形式不但和內容分離不開，而且總是被內容規定的。蘇聯始終在國際上採取着促進集體和平的外交形式。英國有時也以建立集體安全制度相標榜，但兩者在形式上是有很大的差別的。蘇聯所需要的集體和平是普遍的，廣泛的，建立在平等的國際關係上的；而不列顛帝國所標榜的集體安全仍是局部的，地域的，建立在以英國爲首腦爲中心的利害系統上的。這兩種形式底差別到底還是受兩國底內部政治外交制度底差異決定的，因爲一個是以社會主義做核心（本質），另一個是以帝國主義做核心。內容主要

地通過本質來規定形式，在這裏得到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又如在現階段（戰後資本主義恐慌底第三期，）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國內經濟政治危機底極度劇化，使侵略者底內外政策起了內容的變化，於是再不能滿足以前的對弱小民族的和平侵略（自由競爭）形式，而必須採取着不宣而戰的軍事獨占形式了（如日本底奪取中國東北四省與華北戰區，意大利底進攻阿比西尼亞之類。）

當然，形式不但受着內容底規定，而且它們本身也有相對的獨立性，能夠助長內容底發展，（給內容以反影響。）共同抵抗侵略勢力的集體和平外交愈是向前推進，則蘇聯底和平政策就愈是勝利，如果蘇聯政府只是單純地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消極態度，就不能發揮社會主義的和平政策底積極的戰鬥的意義。對外的軍事獨占愈是向前開拓，則侵略國家底侵略氣餒就愈是強烈，假如侵略國家不採取這種軍事獨占形式，在現階段就不能充分地發揮侵略者底掠奪精神。

形式雖然適應着內容而存在，但兩者並不是始終融洽的，當內容在繼續向前發展

而形式仍然停滯在舊的階段上的時候，形式就反而變成了內容底桎梏。只有突破舊的形式，而採取新的形式，內容方能自由地發展。蘇聯和其他願意維持現狀的國家建立國際集體和平陣線，在現在主要地是採取着外交活動的形式；但當國際情勢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使侵略國家採取着戰爭的形式破壞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那時候，國際的集體和平運動就必然要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如果仍舊只是採取單純的和平外交形式，努力調停妥協，那就更要助長侵略者底兇鋒。因此和平的外交形式在這時束縛了集體和平運動底開展，維護國際和平底陣線就不能不揚棄舊的形式而採取集體的軍事制裁和有效的經濟制裁這一類的新形式。過去各國革命羣衆反對法西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常是採取着分散的不十分統一的形式；現在各國進步羣衆早已感覺到過去的方式不能適應運動底開展，因此就採取了聯合戰線的形式（如法國西班牙等國的人民陣線以及國際間的人民和平陣線）。

總之，國際現實過程中的內容和形式都是能夠向前發展變化的，不過形式比較內

容固定，因此就發生新內容與舊內容的矛盾。我們不但要注意內容與形式底統一，而且要認識兩者之間的矛盾，並且要具體地觀察兩者怎樣向前變化發展。

第六講 國際現象底觀察分析與估量（中）

國際現象
中的根據
和條件

每一個人只要稍稍留心國際時事，就可以看出，各種的國際現象是不斷地在交互作用，交互影響的。在國際的經濟，政治，外交，法律，文化等要素之間，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和集團之間，新舊兩個世界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以至於各國勞動大眾及各個弱小民族之間，……都存在着相互的作用。考察各方面的多種多樣的相互作用，並且注意到它們底轉變與發展，這是研究國際問題最起碼的一樁事。

但是如果我們就以此為滿足，不能深入到國際現象發展過程底內部關係和根柢矛盾，那就很可能會得到種種皮毛的甚至根本錯誤的認識。爲着要精確地觀察分析，及估量國際現象底變化與發展，就必須從國際對象底本質的矛盾中發見各種相互作用底根據，換句話說，就是要從造成某一個事件或局勢的各種各樣的原因中，找出最根本

最主要的原因（矛盾）來，這原因不是位於過程的外部，而是橫在過程底根柢，它決定着過程發展底必然趨勢。但是這却不是說，一切國際現象底發展絕對依存於根據底運動——本質的矛盾運動，除了根據之外，還有對過程發生各種大小不等方向不一的作用的內外條件。只有根據和條件在矛盾狀態中結合起來，才能具體地規定國際現象底發展。我們必須認定根據是主導的，而條件是次要的，但同時還要明白根據和條件在一定的情形之下，是能夠互相轉變的。只有認識了根據和條件的差別與統一及其相互轉變，才能深刻地把握到國際現象發展底動向。

爲要說明根據和條件的關係，以下不妨舉出一兩個實例。

如果要把日蘇戰爭作爲推測的一個對象，我們首先就必須找到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社會階層的對立，從歷史的發展及最近的國際情勢演變中研究這兩個世界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矛盾，特別要注意在這個總的矛盾中所發展的日蘇政治經濟矛盾底具體情形，這樣就發見了日蘇戰爭發生的根據。不過僅從這根據着眼，而忽視了

和戰爭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條件，還不能有充分把握估量未來戰爭底成長與發展。因此除了這個本質的矛盾之外，我們同時要估計到以下諸條件：即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衝突與結納；蘇聯和某些不願戰爭的資本主義國家底關係；日蘇兩國和中國的關係；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底發展；日蘇兩國內部實況和實力底對比；日本支配者羣內部的政治經濟矛盾等等。只有當上述的根據——國際間的階層底矛盾和上述的諸條件結合起來了，才能決定日蘇戰爭發展底路徑與具體情況。

在國際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對壘的形勢之下，我們可以看到，蘇聯和國際勞動大眾為爭取和平而建立的聯合戰線，是跟資本主義各國底侵略勢力對抗的，這個最基本的矛盾乃是國際間兩條陣線——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鬭爭的根據。除此之外，某些願意維持現狀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集體和平，並且和蘇聯結成互助關係，以抵抗另外一些侵略國家；弱小民族彼此間以及它們和蘇聯之間構築共同的反戰陣線，以與帝國主義特別是侵略的帝國主義對抗；這兩者就是造成上述的國際鬭爭底條件。

當我們觀察、分析和估量特定的國際情勢的時候，首先就要找出一定的根據和條件來，不可把它們混同了。其次還要明瞭根據固然是居於主導的地位，但條件也能影響國際情勢底發展。許多人因為不明白這兩點，常常對國際情勢作了各種錯誤的估量，例如有些庸俗的國際時事研究者，以為日本國內財閥和軍閥對蘇聯的態度永遠不會一致，所以日本帝國主義是決不會向蘇聯進攻的，他們明明是用最細微的條件來代替了本質的矛盾——根據彷彿日本國內的支配者羣內部的矛盾可以超過兩個社會體制間的矛盾。又如有些左傾幼稚病者，以為蘇聯只應和各國勞動大眾與弱小民族建立集體和平陣線，跟法、土等國及小協約國政府締結和平的外交戰線，就是和資本主義妥協合作了，這又明明忽視了條件底作用。

單是明瞭根據和條件的相對的對立性和它們彼此間的關係是不夠的，對於根據和條件的觀察，還必須顧到兩點：第一，根據並不是一個抽象體，乃是包含着複雜多變的具象的矛盾體。因此我們要分解檢討根據底具體內容不能概念地把它估計一下就算

了。例如對於上述的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這一個根據，就必須注意某些侵略國家，特別是日本跟蘇聯的矛盾底具體發展情形，同時還要注意到另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的矛盾底消長。第二，條件也有本質的和非本質的區別。本質的條件就是直接影響到根據成爲根據發展的動因的條件，而非本質的條件和根據的關聯就比較少。例如弱小民族和帝國主義，特別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矛盾，對於未來的日蘇戰爭就是本質的條件，其餘如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衝突結納，日本國內支配者羣之間的矛盾等，都是非本質的條件。弱小民族和帝國主義的對抗，對於國際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之間的根本矛盾乃是本質的條件；需要維持現狀的資本主義國家和需要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乃是非本質的條件。本質的條件是比較固定，具有一定的決定作用的；而非本質的條件則常常變化不定。在根據底發展過程中，它們很容易解消或減弱其作用。只要日蘇的矛盾發展到了戰爭的狀態，日本和英美等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兩大體制的決戰過程中就會顯得很微小，（雖然結局很可能會轉變爲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

爭，)並且其他的帝國主義有援助日本帝國主義共同武裝干涉蘇聯的可能，至於日本國內支配者羣底派系衝突，在戰爭過程中，必然會轉化為對蘇一致進攻對國內革命一致壓迫的陣容。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國民族在日蘇戰爭爆發以後，很可能會掀起更大的反帝抗×鬭爭，除了少數漢奸之外，中國民衆必然要選擇他們應當參加的戰線（事實上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這對於未來的日蘇戰爭是有着決定的意義的。

根據和條件不是固定不變的，在發展的過程中和特殊的場合，根據可以轉變為條件，條件也可能轉變為根據。例如就一般的國際情勢來說，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乃是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根據，帝國主義相互的衝突只是條件。但是拿目前地中海的國際情勢來說，却是英意法等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根據，而蘇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在這裏反而變成條件了。只有認識一般過程和特殊過程的根據和條件，我們才能把握到各個過程發展底關鍵與規律。

國際現象

誰都看得出，新的國際現象是不斷地由舊的國際現象中產生出來的。

——中可能性
和現實性

但要說明爲什麼新的現象能夠由舊的現象發生，我們就不能像那些機械論者一樣，假定前者最初是具體而微地包含於後者之中，然後由於前者底量的擴大，發展，把後者消滅了。我們必須觀察現象中的根據底運動，注意新現象發生的可能性是被包含於這種運動當中，由於根據的矛盾之不斷地發展，在某一點上，新的質量方以飛躍的形式否定舊的質量實現出來，在這時候，那種新現象發生的可能性就變成現實性了。拿前面所舉的例子來說吧，日蘇戰爭很顯然地並沒有縮小地包含在日蘇兩國底正常關係（和平關係）中，但因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體制，特別是日蘇兩國底矛盾在不斷地生長，戰爭底可能性却日益增大了，當這種矛盾發展到了不能再發展的一點，日蘇戰爭就由可能變成現實。國際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底鬥爭目前是日益緊張而擴大了，由於前者底規模和實力相對地逐漸向前擴大，所以和平勢力克服侵略勢力的可能性也逐漸增大，這種可能性在發展到了某種程度，就必然要變成現實性，於是新的國際和平局面就形成了。

但不是一切可能性都能夠轉化爲現實性的。例如有些地域文化論者以爲蘇聯底文化和民族性都接近東方，和西方的文明相反，所以蘇聯在將來有和資本主義的日本同盟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又如有人以爲日本一部分財閥不願對蘇聯作冒險的戰爭，同時蘇聯也不願攻擊日本，所以日蘇有永久和平共處的可能。這兩個可能都是離開了根據底矛盾運動而假定出來的，所以可叫做抽象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是決不會實現的。惟有那從根據底發展中顯示出來的可能性——實在的可能性，才能轉化爲現實性。所以在我們預測各種國際情勢的時候，必須從對象底本質的矛盾運動中找到實在的可能性，因爲新的國際現象之所以能夠發生，乃是由於根據運動底結果。

然而這又不是說，決定可能性向現實性轉變的過程的，只是根據底運動，各種的條件在這種過程中沒有任何作用。事實上，條件底變化與發展在一切國際事變中都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例如就目前的情勢看來，在兩個世界對立的局面之下，日蘇戰爭首先爆發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在歐洲的國際情勢如果起了對於蘇聯不利的變化，德國

侵略蘇聯的戰爭首先爆發，也是很可能的。所以觀測估量國際現象底發展，固然必須找到根據底運動，但也不能忽略了條件的作用。

對於條件底作用不可作過小的評價，但也不能作過高的估量。要預測未來的中日戰爭底前途，（勝和敗）我們必須從中國人民底抗敵聯合戰線能否擊退敵人這個根據底運動去估量，同時對於戰爭底地理，武器，經濟，物質，戰略與國際外交諸條件也不能忽略，但是如果我們誇大了這些條件底作用，以爲它們可以超過根據底決定力量，那便是非常錯誤的。

所以根據底運動是決定對象發展規定實在的可能性向現實性轉變的主要動因。但我們不能不指出，一切根據都是由兩個對立部分構成的矛盾體，所以實在的可能性也有兩個。例如日蘇戰爭如果爆發了，其他的侵略的帝國主義也有極大的可能對蘇聯發動進攻，結局或者是社會主義的和平勢力戰勝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或者是相反。不過，這兩種可能性並不是相等的，我們應該找到根據底矛盾底主導方面，當我們估計到

了各國勞動大衆和弱小民族對兩條戰線的態度，兩條戰綫底經濟的政治的諸勢力成反比例的消長，我們就有把握斷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是可以克服後者戰勝前者的可能性的。

可能性和現實性在國際現實過程中並不是孤立的，一種可能性和現實性常常可以產生許多別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例如德法戰爭的可能性增大到了某種程度，就有引起國際的和兩國國內的經濟政治局面劇變的可能。戰爭如果實現了，更有發展成爲國際和平勢力和侵略勢力兩條陣綫戰爭的可能，同時這個戰爭過程又包含着一方面勝利和別方面失敗的兩個可能。以上的各種可能或遲或早是必然要實現的。所以我們不僅要考察一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發展，同時還要估計到其他和這相關聯的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的複雜過程。

最後，我們還要注意由可能性變成現實性，是不能離開根據運動底積極性，特別是人底實踐過程的。例如要使和平陣綫戰勝侵略陣綫，就必須依靠各國擁護和平的大衆

底努力。我們一方面要注意這種實踐底發展對於根據運動的內在作用，別方面還要參加這種集體的和平運動。離開了這種實踐，來研究國際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國際現象
中的偶然
性和必然
性

我們要預測國際現象底變化發展，首先就不能不找到這些變化發展的必然性。但是必然性是要借許多個別的偶然性表現出來的，這樣就不能

不使我們底預測受到相當程度底限制，不過偶然性是要轉變為必然性的，所以我們底預測又是可能的。這裏必須要說明偶然性和必然性兩個範疇的關係。

首先我們不能把偶然性和必然性同因果規律的範疇混同起來。機械論者以為一切現象都受因果規律的支配，所以偶然在事實上是存在的，只因爲對於某種現象底原因找不出來，才把它稱做偶然的。這實在是莫大的誤解。其實偶然性乃是必然性底一個特殊形態，它們是對立的，同時又是互相統一的。弱小民族和帝國主義始終是處於對立狀態中的，由於帝國主義內在的經濟政治的矛盾底發展，必然要加緊對弱小民族（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等）底擄取與掠奪，同時由於弱小民族內部的勤勞大衆底日益覺

醒，又必然展開反帝的鬥爭，所以世界弱小民族底反帝運動底高漲與勝利乃是必然的，可是這種反帝鬥爭却可以在某一個時候，因某些特殊原因，採取某種形式，爆發於某個弱小民族中，這對於一般的反帝運動底發展乃是偶然的。例如在意阿戰爭發生以後，埃及的學生民衆發生反英運動；敘利亞民衆爆發反法鬥爭；中國學生民衆在華北傀儡自治運動猖獗後，舉行反×鬥爭；巴勒斯坦的阿刺伯人由反猶運動發展而爲反英的武裝衝突……這些就它們對於各弱小民族反帝浪潮底高漲來說，乃是必然的，但在現階段對於整個的弱小民族反帝運動底發展過程乃是偶然的事件。非常明顯的，倘使沒有這許多個別的偶然的反帝事件，國際弱小民族底反帝運動就不能實現。歐洲和平局面底破壞，在歐洲帝國主義矛盾發展特別是法西斯勢力膨脹的形勢之下，乃是必然的，但是剛剛就在一九三三年德國底政權給希特勒掌握了，接連撕毀凡爾賽條約與羅加拿條約；一九三五年意國政府率軍侵入阿比西尼亞，造成地中海東非以至巴爾幹的緊張局面，給希特勒政府以進軍萊茵區以絕好的機會，這些對於和平的威脅，都是偶然的，如果

沒有這一類的偶然事變，歐洲的和平局面底動搖在今天也就表現不出來。所以在我們觀察國際現象的時候，就必須注意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相互關聯轉變的過程，即偶然性可以發展成爲必然性，而必然性必須通過偶然性而表現出作用。

首先，我們必須從對象底內的根據運動中找到國際事變發生的必然性，因爲必然性是只能存在於一定的國際現象過程中的內部的。

其次，我們必須從偶然性中發見出必然性，認定後者是可以克服前者的。例如要是我們能夠把許多偶然的反帝事件估計到觀察到了就可以看出弱小民族反帝運動底發展與勝利乃是必然的。

最後，我們必須明瞭，我們無法預知顯現必然性的一切具體形態——許多個別的偶然現象，但是却不能不儘量使我們底預測和估計成爲具體的，這樣，就必須要深刻地觀察對象底根據和各種條件底運動，它底發展全過程的種種矛盾，以及全部過程的內
外關聯。

第七講 國際現象底觀察分析和估量（下）

研究國際
現象的抽
象法

要對各種國際現象作正確的估量，首先就不能不找到它們底基本法則。但是在實際上，法則底外表形式總是比法則底純粹形式複雜得多，各種外部的條件常常隱蔽着真實的法則，使我們很難直接看出各種現象變化發展的恆常傾向。因此僅僅的憑着簡單的觀察方法是決不能發見現象底內部規律的，我們必須借助思維的作用，透過各種混雜的條件去找出現象底基本矛盾和動力。這樣，抽象法就應該成爲研究國際問題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

抽象法底一般特徵，就在於抽去具體現象中底最混雜的部分，而把最基本最一般的部分剩下來作爲研究的基礎，換句話說，就是要把各種表面的偶然的枝葉的現象暫時撇開，儘量使現實單純化到極限，這樣去發見造成繁複的現象體系的萌芽的矛盾形

態。但我們並不能滿足這一個抽象的過程，在找出了現象底最後基礎和基本矛盾運動之後，我們更需要由抽象回到具體，也就是由簡單進到複雜（和前面由具體到抽象及由複雜簡的過程恰恰相反而又相成的道路），即是要重新把各種關係，各種矛盾逐漸擴大而深化地加以研究，最後，整個的國際現象體系就會很明朗很有條理地出現在我們底頭腦中。只有將抽象和具體統一起來，我們才能一方面避免各種浮面觀察及凌亂觀察的錯誤，另一方面不致儘在一些抽象的概念上兜圈子。

如果我們要研究英美兩大帝國主義的國際矛盾關係發展，首先就必須從兩國之間底最複雜的交涉現象中找出那最富於捨象性的關係，即發見那最基本的矛盾運動，而暫時捨去那些外表的諸關係，諸條件。我們可以看得出，存在兩國之間最基本的而又最一般的矛盾，顯然是奪取市場（包括商品市場和投資市場）和資源的矛盾，因為無論是在亞洲、美洲、歐洲，兩國資本集團的對立和衝突最後總是歸結在市場和原料的爭奪上，在這時候，我們就發見了兩國矛盾底根源，把兩國在政治、通商、軍事、外交、文化、民族各

方面的關係與矛盾，以及由它們所產生或推動的各種複雜的國際現象暫時抽除了，但是我們不能停滯在兩國底市場與資源的矛盾上，必須更進一步剖析兩國底資本集團在生產底性質與範圍上，生產力底發展狀態上，資本底分配狀態上，對外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上，以及國內經濟恐慌的發展狀態上等方面的矛盾，隨後我們就會看出它們怎樣借市場和資源底爭奪形式表現出來，這個基本的矛盾乃是兩國多種多樣的矛盾發生的根源。但我們有了這個基本的概念是不夠的，我們更要逐漸觀察由這種基本矛盾運動演成的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法律的，各方面的矛盾發展，對於每一個派生的矛盾現象底具體發展情形都不能放鬆，特別要注意兩國在最近的國際間諸種矛盾現象底發展，這樣對於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對立底整個過程，全部現象就會有完整的系統的認識了。這就是前面所說的由抽象重新回到具體。

研究國際
問題的
分析法和
綜合法

現在我們要說到分析和綜合兩種方法在研究國際問題中的作用。
分析是將統一的對象分解成爲各個組成部分，找出構成某一現象體

系的諸矛盾因素，而綜合法則是將分解的諸組成部分統一起來，研究某一現象體系底全般的內外關聯。分析和綜合不是彼此孤立的，在認識的過程中，兩者是互相關聯而表現着有機的統一性的。同時分析又不是把現象體系單純地分割爲若干單位，它要求找出各種矛盾的對立，並且必須分別出何者是基本的本質的矛盾，何者是次要的非本質的矛盾，在各種矛盾當中，更要找出主導的一面。和這同理，綜合也不是單純地把各種因素加攙一下就算數了。它要求認識矛盾的統一的全過程，即把現象體系看成包含着許多關聯和規定的統一體。這樣，在分析的時候，同時就不能離開綜合，在綜合的時候，同時也離不開分析。

要研究華北底走私問題，我們就得進行如下的分析。首先要從這個問題中找出中日之間的各方面的政治經濟矛盾，然而僅僅是這樣並不能使我們底分析工作滿足，我們必得更進一步從走私所造成的民族危機底加劇來進行更具體的分析，假如能夠把稅收劇減，民族工商業大量破產等現象完全估計到了，就顯然可以看得出，日本是要用

走私的海盜手段來破壞海關行政，擾亂中國底財政與金融，獨占中國市場，摧毀中國民族工商業，而從日本對中國進攻行動底加緊來觀察，又使我們可以看得出，日本是要藉走私來強迫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最苛刻的亡國條件。這些都是依據中日之間的矛盾所行的分析。在別一方面，大量走私底結果，使得歐美各國特別是英美在中國底市場也受到極大的威脅，因此很顯然，奪取歐美各國在華的市場，以實現日本對華的完全的經濟獨占，也是走私底另一目的。此外我們還可以就日本國內的經濟恐慌與各財閥軍閥之間的矛盾來分析走私問題。總之，分析愈詳盡，愈深刻，對於現象底認識也就愈透澈，愈精確。當我們這樣逐步行着分析的時候，並不是把各種矛盾因素當作各不相關的孤立體看待，我們同時就要注意到它們相互間的關聯，實行綜合的考察。既然分析出日本走私底個別作用是在破壞海關行政，擾亂財政金融，獨占市場，摧毀民族工商業，我們就可以把這些作用綜合起來，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日本帝國主義是要使中國在經濟上變成爲日本底殖民地。隨後我們更要把這個目的和日本侵略中國的政治目的和奪取歐美

各國在華市場這個目的關聯起來考察，就會得出這樣的一個最後結論，走私是日本帝國主義用『特殊貿易』進行吞併中國，及排除其他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勢力的獨占政策底一個形式。

當然以上對分析和綜合所作的解釋是非常簡略的，我們只是要說明它們交互統一起來所表現出來的作用：此外如歸納法，演繹法，統計法，比較法等等在國際問題的研究中都是不可少的，但因篇幅限制，我們只能在這裏把幾種最重要的方法說一說。

一切觀察
分析和估
量都須以
充分的事
實為根據

無論是應用抽象法，分析法，綜合法或其他方法，我們都不能根據一些空泛的概念出發，必須對於每一個問題每一個過程所表現出來的一般事實求得具體的了解。首先，就必須完全弄明白各種國際現象發生變化的根

據和條件，以及它們底內外關聯。譬如要研究奧國問題，就得明瞭奧國底國際地位是怎樣，它底經濟狀況和國際經濟關係是怎樣，它在政治上地理上怎樣成爲歐洲底火藥庫，它跟德意英法各國的關係怎樣，德意英法對奧國的政策是怎樣，這個國家底各個階層

與各個政黨鬥爭的陣容是怎樣，它底政治組織性質是怎樣，許士尼格斯帶倫堡這些政治鉅頭底政治背景和國際背景是怎樣……這是對於奧國底內外情形底橫斷面了解。但對於問題僅僅是作橫斷的考察是不夠的，每一個國際問題，每一個國際事件總是有一定的歷史原委的，因此我們更需要從歷史過程中去探討一切問題，剖析一切現象，對於它們求得縱斷的了解。奧國問題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國際資本主義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它是經歷了許多變化階段的。爲了更具體地認識這個國際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世界大戰前後的歐洲形勢底變化，更要了解奧國在戰前的國際地位和國內狀況怎樣，它在戰後怎樣變成爲半殖民地，它底國際關係底歷史變化是怎樣，它底經濟恐慌怎樣成長發展，它底政治組織怎樣向着法西斯的道路發展，至於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如聖日耳曼條約，陶爾斐斯內閣，國社黨暴變等等在研究奧國問題的時候，也是必須要熟悉的。此外，各國政治要人外交要人發表的言論也常常可以透露出該國底政治、外交的動態，如果能夠給予它們以深刻的注意，對於研究國際問題也有很大的幫助。例

如許士尼格在奧國內閣改組後發表的演說就已把奧國政治變動底國際背景暗示出來了。

假如我們能夠依照上述的三條路去觀察、分析和估量各種國際現象，就可以避免那種概念式的推論，對於任何國際事件底真象，都可以了解得很具體，很透澈。

觀察、分析和估量必須注意的幾點

最後我們要說到關於觀察、分析和估量各種國際現象必須注意的幾個具體原則。

第一，要避免公式主義的錯誤，必須把每一個國際事件每一個國際現象體系按照它們自身底內在法則運動去研究。公式主義底特徵是機械地依據一些固定的公式觀察、分析和估量，把一切國際現象都硬嵌入這些公式中。例如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乃是世界革命運動底主要原則之一，這個原則到現在是依然有效的。但是公式主義者却並不了解現階段的國際情勢跟二十年前比較起來，已經起了本質上的變化，因此他們就把那些擁護和平或情願維持現狀的國家和那些需要向外侵略的國

家無差別地看待，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這個原則機械地應用。而我們就斷不能這樣，我們必須從戰爭底動力和準備過程上，從各帝國主義對於戰爭與和平底關係上，從一般的和特殊的和平力量底發展上，從各方面的國際矛盾底發展上，去比較上次世界大戰時和目前底國際局面，然後依據這些根本的差異，去估量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國際革命形勢，與戰爭爆發後的反戰任務。

第二，要了解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底辯證關係，不能用一般原因來抹煞特殊原因，更不能用特殊原因排除一般原因，因為一般和特殊是天然地表現着對立的統一的。例如美國與加拿大的合併運動，一般地說是由於英美之間的政治經濟矛盾底膨脹促成的，加拿大對英國底離心傾向日益顯明，以及美國金元勢力在加拿大底日益擴大，是這一運動推進的本質的原因。但這樣觀察分析還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找出美國企圖合併加拿大的各種特殊原因，如英帝國主義在歐洲和遠東近東方面遭受其他帝國主義的威脅，以致大大削弱了它在北美方面的統御力，美帝國主義企圖組成汎美（包括南

美（北美）同盟（布洛克）以與歐洲和遠東帝國主義對抗，以及美國想緩和國內的經濟恐慌，統一加美的交通系統，使加拿大變成爲重要的戰略地帶等等都是必須估計到的。

第三，要避免均衡論的錯誤，不僅要如前面所說，要注意到現象內在的矛盾底發展，而且更要找到一切矛盾底主導面。均衡論是要用各種力量底均衡狀態來解釋各種國際現象，而忽視了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的法則。例如有人以爲勢力均衡是一切國際關係底基礎，只有設法保持列強在華的均勢，才可以維持中國民族底生存，這正是依據典型的均衡論來觀察估量中國底國際關係的。我們就不能這樣，必須找到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底根本矛盾，特別要強調中國民族反帝運動底發展，同時對於帝國主義在華底經濟政治鬥爭和中國國內各社會類羣底變化與鬥爭也有給予強大注意的必要。對於國際的集體和平運動，有些人也是站在均衡論的觀點來看的，他們以爲這種運動的目的只是要維持和平勢力和侵略勢力底均勢，維持參加和平陣線的各國之間的勢力均

衡，却不能從國際間兩大陣線鬥爭底發展從和平陣線內部的矛盾底發展去觀察，這樣的一種錯誤，顯然可以妨礙我們對於國際現象的認識，是必須堅決地加以克服的。

第四，要正確地理解各種過程底相互作用，認明內因和外因之間的關係。機械論者以為每一個國際現象體系底連動與變化主要地是受外的原因或外的矛盾決定的，而另外一些人又過於看輕了外部原因或外的矛盾底作用，忽視了內外矛盾相對的發展，這都是不正確的。我們並不否認外部矛盾對於過程所起的大小作用，但這種作用是必須通過過程的內在運動法則顯示出來的，我們也不能否認外部的原因並非決定的東西，但這種外因是顯然可以相對着過程的內部力量底變化而變化的。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獨占的殖民地化政策，它加給中國政治經濟底摧殘力量當然是很大的，但是倘使沒有中國底漢奸勢力，封建勢力，買辦勢力，倘使不是因為中國民族聯合戰線發生了極大的破裂，這種政策是不能向前推進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一種民族自衛的偉大力量跟着民族敵人漢奸底勢力底膨脹而加速地成長起來了，這種力量愈是發展，民族敵

人底侵略勢力就愈受打擊，而國際友軍對中國民族的援助力量也就表現得愈是強大。

第五，要把握住各種國際現象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地域中的特徵，不能把它們看做始終如一到處皆然的。例如遠東問題在歐戰前後和現階段有什麼不同，英法美各國在西方的國際政策和在遠東方面的有什麼不同，是必須充分估計到的。

第八講 研究材料底處理和利用

研究材料
底重要和
它們底類
別

蒐集及利用材料是研究一切學術的基本工作。在研究國際問題的過程中，最緊要而又最感覺困難的，就是材料底處理和利用，因為無論在分析、估量、推斷那一種國際現象，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材料做憑藉，任憑你底觀點是如何正確，方法是如何高強，也無法獲得圓滿的成績；而事實上，要蒐羅整理這一方面的材料，並且使它們都能在最有效的技術之下，幫助我們底研究底進行，又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材料底處理和利用好像只是一種純技術的工作，但是實際上，它還是受着一定的基本方法論和社會觀底規定的。庸俗的國際時論家，不願意採用正確的材料，而偏愛引用經過了歪曲的材料。並且他們對於那些不正確的材料始終不能而且不願審別它們

底虛妄。在另一方面，前進的國際時事研究者不但要求材料底豐富，而且要求材料底準確，但即使是那些不可靠的材料，經過他們底鑒別提鍊，也不致散佈有害的影響在他們底研究中。我們只要從一個人處理和利用材料的態度與方法來觀察，就可以斷定他對於某些國際問題的研究是否正確。

研究國際問題的材料底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就材料底性質來說，可以分成一般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文化、國際法、國際史料、國際地理等部類。而就材料底來源來說，更可以分成下列幾類：

一、國際時事消息。它們主要地是由各個國際通訊社供給而為一般報紙刊載的，它們只是單純地報告最近發生的國際事件和事件底最新發展，因為供給的來源不同，所以同一事件往往有各種不一致的記載。

二、國際通訊。這是對於某一個國際事件，或某一個國家底內外情勢，用比較有系統的通信體裁敘述出來，它們多半是由各報駐外國的特約記者供給，但也有的是根據

外國材料改編而成的。它們有時可以補充國際新聞底不足，並給予我們以關於某種事件或情勢的整個概念。

三、國際時事評論

它們不是像新聞和通訊那樣偏重於事實底記載、敘述，而是偏重於事實和問題底分析、推論，它們底任務在於揭發各種國際現象底本質、意義、法則與背景，並指出它們發展的前途。它們大約可以分成三類：第一是綜合的時事評述，即是把一定期間內（如一週，半個月，一個月）的國際重要時事用述評的體裁寫出，如世界知識底『瞭望台』，永生週刊底『每週的中國與世界』等就是屬於這一類，第二是國際問題專論，即是對各種國際問題作比較詳細的分析、評斷，它們有的是剖析一個國際事件，有的是論述各國國際關係，有的是敘論某國內部的情勢，也有的是汎論一般國際情勢，第三是社論，即是各個報紙刊物評論某一國際事件的代表言論，它們底分析是比較簡單的。

四、國際問題專著

這是關於一般的國際情勢或特殊的國際問題有系統的評論、

解剖或報告，它們所包含的材料是比較豐富的，但因為分量很大，比較容易失却時間性。

五、國際史料。這是最少時間性的材料，過去的時事記載，國際條約以及外交文件等，都屬於這一類。

六、國際統計。關於國際的及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的統計數字也是研究國際問題的重要參考資料，它們一部分是散見於報紙刊物中，大部分收集於專書及年鑑中。

以上幾種材料各有各底特性，在研究的進行中是一項也缺少不了的。我們必須從多方面去蒐集，不論是日報，是雜誌，是書籍都不能讓它們散失浪費，因為每一則新聞，每一篇論文，每一種史料，每一組統計數字，如果都能適當地保留起來，對於我們底研究都是很有幫助的。

材料底蒐
集和整理

蒐集材料通常有兩種方法，最普通的是直接的蒐集法，即是把各種材料搜羅起來，原封原樣地保存着。但這種蒐集法是會受到事實上的限制的，

因此我們就不得不同時採用間接的蒐集法，即是用手抄本或卡片把各種重要的材料分門別類摘記起來，以備隨時的應用。

材料蒐集起來之後，如果只是隨便地堆積起來，不過是一些雜亂的原料，它們並不能算是屬於自己的。因此整理材料就成爲非常重要了。

剪報是收集及整理材料最必要的工作。每天或隔若干時日，我們要把讀過的報紙刊載國際新聞的一部分，用最縝密的方法剪下來，這種工作有幾點是必須注意到的：第一，要經過選擇的工夫，完全重複的材料可以捨棄，但如果同一事件有兩種不同的記載，還是要同時保存起來。第二，要有適當的分類方法；普通是有兩種分類法：一種是依性質分類，即是把各種材料分成一般國際情勢、國際經濟、國際政治、國際文化、國際法、各國國內狀況等；還有一種是按照地域和國別分的，即是把各種材料分成歐洲、遠東、美洲、非洲、英、美、法、德、日、蘇聯……等部門。材料如果多，最好是兩種分類法同時混合採用。第三，要依照時間的先後編貼，每一則新聞都必須註明月份日子，然後將它們歸到一定的門類中。

挨次保存起來。至於保存的方法，普通也有兩種：一種是用貼報簿，把材料分類貼進去，還有一種是用目錄式的卡片將所剪下的材料分別貼上去。依據一般的經驗，以後一種方法比較便利。

除了剪報分類之外，編製索引也是為便利研究查考的一種不可少的技術方法。這種索引特別對於雜誌和書籍底檢查，是非常重要的。關於索引底編製，可以採用普通圖書館通用的方法，這裏不必細說了。

國際新聞
底利用法

國際時事消息是研究國際問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材料，因此從報紙中研究每日的國際新聞，乃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但是在中國，國際新聞是一向不十分為新聞界重視，顯得異常貧弱散亂的，在利用這項材料的時候，普通容易碰到以下幾種困難：第一是國際消息底不充分，有許多緊要的消息，時常被通訊社或報紙遺漏了。或者對於一個重要事件，有時在各個報紙上只有極簡略極模糊的記載，這樣就使讀者很難窺見國際時事底全貌和真象。第二是各個通訊社所發出的電訊，往往互相

矛盾，對於同一事件由甲通訊社所傳出的消息和乙丙通訊社所傳出的有時會相差很遠，甚至完全相反。這樣就使讀者很難判定何者爲準確。第三是有些國際消息完全是基於惡意的反宣傳製造出來的，譬如從前由里加華沙傳出的關於蘇聯的消息，最近同盟社傳出的關於蘇聯、中國的消息，就多數是不可靠的。

但是對於上述的難點並不是沒有方法克服的。在下面，我們特別舉出兩種重要的國際新聞研讀法來說一說：

第一，要系統地閱讀，並熟記各種國際時事發生和變化底全部過程。對於每一個國際事件，我們要注意它底起原和發展，同時還要注意到和這事件有直接間接關聯的各種現象，譬如要研究對意撤銷制裁這個問題，就必須要追溯意阿戰爭時對意經濟制裁底成立，隨後就要注意英意關係底變化，意國對於制裁所採取的政策，英國保守黨政府決定撤銷制裁的經過與理由，英國反對黨對於撤銷制裁的態度，以及法國政府對於撤銷制裁所採取的政策等。這樣對於撤銷制裁這問題，我們就會獲得系統的整體的認識。

無論對於那一個國際問題，國際事件，我們都有熟記它底全貌的必要。自然對於那些不相干的國際瑣事，是大可以不理會的，所以國際新聞也必須選讀。此外，我們還可以利用其他的材料來補充報紙新聞底不足。

第二、要比較地閱讀；用甲方所傳出的消息來補充乙方傳出的消息，用丙方所傳的可靠消息來糾正丁方所誤傳或歪曲的消息，這是研讀國際新聞最緊要的方法。爲要養成我們底鑑別能力，就有明瞭各種國際消息來源和它們底背景的必要。我們知道，現今的國際時事消息都是由各個國際通訊社供給，每一個通訊社所發出的新聞，多少是代表它本國政府對外宣傳的，路透社是代表英國，哈瓦斯社是代表法國，海通社是代表德國（海通社底新聞稿是交給國民社譯成中文，用國民社底名義發給各報的），美聯社和合衆社是代表美國底立場（合衆社底新聞在上海也是交國民社發出），同盟社純粹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至於塔斯社則是代表社會主義的蘇聯，但它主要的目的是報告蘇聯底社會經濟文化建設與內政外交底真相，駁斥資本主義國家關於蘇聯事情的

造謠與誤傳，所以很少供給外國底消息。大概各個通訊社所發出的消息，常是反映本國政府底內外政策的，凡有利於本國政府的消息必定爲它們特別宣揚，反之，不利於本國政府的消息則必定極力避免不用；或者用比較緩和的口氣傳達出來。因此，我們要綜合各個通訊社所發出的新聞來觀察判斷。英國殖民地叛亂的消息常是不願爲路透社道出真相的，我們就要借助哈瓦斯底電訊來補充，德國國社黨內訌的真實情形常是不可能在國民社底新聞中看到，我們就要借助哈瓦斯路透底新聞來補充。有時候，對於同一國際事件，甲通訊社只是躲躲閃閃地透露了一些消息，乙丙通訊社又站在另一立場上用不同的語調報告出來，那我們就需要依據和這事件有關的各種條件來比較，綜合，推測，得出比較合理的判斷。至於許多造謠的歪曲事實的消息就更必須根據多方面的事實去糾正它，並且有時還可以從這些消息本身底矛盾和破綻中去判定它們底虛妄。比如關於日蘇邊境糾紛的消息由同盟社所傳出的常是和事實剛剛相反，而塔斯社底消息則比較可信，因爲從地理底分界上，從許多不可否認的證據上，從日本要人自己發表

的談話言論上，都可以看出挑釁的責任分明是在日方，而由蘇聯堅守和平政策這一件基本的事實來推斷，也可以知道蘇聯是決不願越境挑釁，惹起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的。至於帶有反宣傳作用的謠言有時也會露出很大的破綻，例如有一次日方宣傳『滿洲』兵營中發見蘇聯方面印發的『俄文傳單』，這在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的。慣於製造反面消息的通訊社，雖然發出的關於敵國的消息不可信任，但是有時却可以透露出本國政府底侵略運動底實況。譬如同盟社就常常放出侵華和準備進攻蘇聯的消息，海通社有時也放出希特勒政府對外侵略的言論。此外這類新聞還可以顯露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所以它們並不是完全不可利用的。

其他的材

料底利用

報紙上的新聞只能供給我們一部分研究國際問題的原料，這種原料不僅需要經過鑒別和提鍊，而且需要用別的材料來補充。普通通訊社常是

有意地把許多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消息遺漏了，同時國內的報紙有時又不採用那些具有特別意義的新聞稿，因此在國際間或某國內發生了的緊要事件在報紙上往往

完全看不到，或者只能看到一點極簡略的不正確的消息，這樣我們就不能不借助國內外的刊物所登載的特別通訊和報告來補足這個缺憾。譬如關於西班牙革命，荷蘭兵艦叛變，菲律賓暴動等類的消息，在普通報紙上登出來是非常簡單的，而在某些進步的國內外刊物中，却有極詳細明快的記載。

純粹的國際新聞縱使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們却並不能指出許多國際事件底真實因果關係，不能把國際事件底全部內外關聯揭露出來，因此我們得有系統地閱讀各個刊物所登載的國際時事論文。自然我們不能把它們一律看待，有許多國際時事評論是歪曲事實底真相或者內容空虛、分析錯誤的，我們儘可以不讀。至於那些立論正確材料豐富的論文很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和估量各種國際情勢底發展，必須精細地閱讀。倘使在閱讀一篇重要的論文之前，能夠就論文底題目預先由自己作一番分析，然後再以論文裏面的要點來補充自己觀察底不夠或糾正自己觀察底錯誤，就更能訓練理解國際問題的能力。當然我們不能無批判地接受一切國際時事論文底見解，我們必須養成

自己底批判鑒別能力。

經常地對國際時事作有系統的觀察和評斷，是研究國際問題的最重要的工作，每天閱讀國際新聞雖然能夠使我們熟悉國際時事，但是如果不經過充分的融解工夫，很可能會在我們頭腦裏留下一些凌亂的印象；經常地閱讀國際時事論文雖然能夠增大我們底觀察和估斷能力，但是如果不能跟國際時事發展配合起來研究，也至多只能在我們頭腦裏堆積一些片斷的知識。因此我們要在一定的期間，把國際一般情勢發展底特點和重大的國際事件加以檢討，這除了要利用每日的國際新聞之外，更需要參考重要的國際時事論文和國際通訊，把它們綜合起來研究，各個刊物所載的時事評述之類的文字，也可以供我們參考。倘使能夠利用集團研究的方法把一定期間的國際時事經過共同報告共同討論，來分析評斷，那就比由個人單獨研究更能對國際情勢底發展獲得系統的充分的認識。

此外，我們還要了解一般國際情勢底法則和國際政治經濟底主要問題，因此國際

問題專著和國際史料就必須盡可能地被利用。首先對於戰後的世界大勢要有明確的認識，這是非借助正確的概論國際情勢的書籍不可的。其次，對於戰前的國際歷史也應該有相當的認識，因此就有閱讀近代世界史——特別是國際外交史的必要，當我們具備了相當的國際大勢的知識以後，就可以有系統地提出一些重要的國際問題——如軍縮問題，戰債問題，太平洋問題，巴爾幹問題，近東問題，南美問題等等——參考專書和專論來研究。

在研究國際政治經濟的時候，我們必須經常利用準確的統計數字，用它來估計預測各種國際現象發展的趨勢，並證實我們底觀察推斷是否正確。這種統計數字愈新愈好。但是我們不能機械地應用它們，例如僅僅是觀察某個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生產指數，是不能充分明瞭它底經濟恐慌發展狀況的，必須要分別觀察那些工業部門生產指數上昇（如軍火工業等）那些工業部門生產指數下降（如消費的輕工業）同時更要觀察勞動者底工資（名目工資和實際工資）底量的變動。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一點，就是對於許多基本的國際常識必須充分地具備，譬如關於重要的國際條約，國際重大事變底內容和年月日，國際重要人物底生平與立場，地理名詞等都要完全熟悉，不了解的，就得查考各種專書。

第九講 國際經濟研究法（上）

國際經濟
底重要特
徵

國際經濟底變動和發展並不能超脫一般政治經濟學底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經濟體系中顯示出來的主要法則，照樣也可以應用到國際經濟研究底領域中。可是國際經濟也有它自己底特性，要是我們只知道公式地搬用一般經濟學底理論，而不能把國際經濟當作一個特殊的範疇來研究，結局就反而會模糊自己對於國際現象底本質的認識。

國際經濟最根本的一個特徵，就在於它是由許多單位的國民經濟和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錯綜地匯合而成的，所以它是種種矛盾的經濟關係和經濟要素底統一體。但是它却不是各部分國民經濟和各種經濟形態底單純結合，因為組成這個統一體的一切分子因素是在不息地交互影響，交互鬭爭。當我們研究某一個國家底國民經濟

的時候，只要分析它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探求它變動發展底法則和動向就得了，當我們研究某一個社會經濟形態的時候，只要把它內部的運動諸法則探討出來，並且究明它底發生、發展、消滅和轉變的全過程也就得了；可是在研究國際經濟的場合，我們底任務却在於分解若干並存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矛盾和聯繫，探求這種種的矛盾和聯繫怎樣變化，並說明它們怎樣引起和推動一般的國際關係底變化。

其次，國際經濟是建基在最廣泛的國際分工上，這種分工主要地是由各國各民族底生產力發展不均等的狀態造成的。許多落後國家因為生產力貧弱，缺乏現代式的生產方法，產業組織和技術條件，不能發展它們底民族工業，只是停滯在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上，因此只能對工業國家供給原料，食糧和勞動力。在另一方面，那些產業先進國具備了各種優越的工業生產條件，依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大量地生產販賣到國內外市場的商品，這樣就形成了農業國和工業國之間的分工。並且在農業國和工業國之中，因為自然條件，生產組織，歷史傳統和技術條件各不相同，又形成更細密的分工，在農

業國當中，有的以供給小麥爲大宗，有的以供給咖啡爲大宗，有的供給棉花，有的供給木材……在工業國中，有的是以棉製品爲主要的生產品，有的大量生產鋼鐵，有的大量生產化學製品……所有這些分工都是借國際交換——國際貿易表現出來的，它們形成了不可分割不可折散的社會勞動聯繫，只要有某一部分國家或某一個單一生產國（即專門生產一種特殊的生產品的國家）停止了生產品底輸出，國際市場就會蒙受極大的影響，那根極長的國際化的社會勞動鏈條就要脫節，以致破裂。但是我們要知道，在資本主義支配之下的國際分工不是有組織有規劃的，而是受着生產底無政府性和盲目的市場法則支配的，同時它又不是按照平等的合理的原則進行，而是脫離不了榨取和併吞的血腥原則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農業國之間的分工就是以不等價的交換表現出來，同時前者還侵占壟斷後者底資源和市場，破壞後者底正常的生產進程。此外，各國的資本寡頭用大規模的國際化的獨占來壟斷國際市場，操縱各種原料與工業製品底價格，用貨幣戰爭，屯併等手段來壓倒敵國，這樣就使資本主

義各國相互間的分工也不能在平等的軌道上進行。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自然也不能離開國際的分工網而孤立，但它加入國際分工關係中的主要目的，是要吸取國外的物力與財力建設日益堅強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所以它是完全離開了榨取和競爭的圈子的。

再次，國際經濟中有一個極大的矛盾，就是生產成爲國際化，而資本却不能不國家化，這個矛盾雖然是屬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範疇，但是在現下，它却是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主要槓杆。關於這個問題，在以後我們要以詳細的解說；這裏只是要指出它是生產社會化和占有私人化這個矛盾底放大表現，但是它却可以作爲國際經濟底一個重要特徵看待。

最後，我們特別要指出，國際經濟是和國際政治常常融合爲一不能分割的，國際經濟底諸矛盾往往總是借國際政治的矛盾表現出來，有時候，後者還會遮蔽前者；在另一方面，國際政治關係有時也會借國際經濟關係表現出來，認識政治和經濟的相互轉變，

也是研究國際經濟的主要任務之一。

一般的國
際經濟情
勢底特點

國際經濟現象一方面是由各國資本主義機構內部矛盾底外部表現，一方面又是由各種不同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主義生產等——互相聯繫互相矛盾造成的，量底擴展引起了質底變化，所以國際經濟自有它底特殊規律。在下面我們要將國際經濟分成幾個重要部分來研究。

首先，我們要研究國際經濟底一般形勢底發展。

依照普通的分期，不妨把世界經濟劃分為戰前和戰後兩個主要階段，我們可以看得出，這兩個時期的國際經濟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的。第一，大戰前的國際經濟是完全在資本主義系統支配之下，所以帝國主義對於市場原料的爭奪和對於落後國家的榨取，就成爲當時主要的國際矛盾；而大戰後却出現了一個和資本主義體系對立的社會主義體系，這兩個體系是在作無可調和的鬭爭，並且顯示了一個異常鮮明的對照。第二，大戰前世界資本主義是按照普通的景氣周期律向前發展，它自身還有充分的活力解

消生產進程和流通進程底危機；而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就陷入無可救治的慢性的危機中，這種危機和以前的普通的恐慌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見後面的解說）。第三，大戰前世界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一般地是完全受着帝國主義底控制不大能動彈，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沒有形成普遍的對抗帝國主義的陣勢；在大戰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却展開了一種新的反帝攻勢，動搖着帝國主義的經濟體系，有些被壓迫民族還爭得了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或者加入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體系；還有一些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勃興了土著的資本主義，這樣就縮小了帝國主義底經濟活動領域。第四，大戰前各國勞動羣衆還不會造成全般的威脅資本主義生存的革命攻勢，而在戰後由於勞動者羣底生活狀況日益惡化和政治覺醒日益增高，各國勤勞大衆常常以國際規模展開着各種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這樣便使資本主義底穩定局面不能長久持續。我們必須認識大戰前後的國際經濟底質的差異，把握住戰後特別是現階段的世界經濟底根本標誌，然後去具體地研究一般的國際經濟形勢底變化與發展。

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就不能不借助正確的經濟學理論。一般地說，恐慌是由資本主義底根本矛盾——生產底社會性和生產底無政府性

（後者是私人占有制度必然的表現）的矛盾造成的。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進到總崩潰之前，恐慌雖然具有強烈的破壞生產力的作用，但同時它又是生產力發展必須經過的重要階段，也是兩個周期間的臨界點，所以每經過一次恐慌，資本主義生產總是向前推進一步。然而跟着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底累進的發展，恐慌底規模和深度也一次超過一次。到了上次世界大戰，這種根本矛盾便借帝國主義矛盾底爆炸引起了恐慌性質底突變，所謂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就這樣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有人以為總危機只是一個單純的長時期的恐慌，這是不對的，實際上，總危機是資本主義走向潰滅的最後時期，它不但普通的周期性的恐慌有着本質上的不同，而且它自身還是要經歷過許多曲折的變化階段的。現階段的恐慌便是總危機發展過程的最尖銳的表現，這一個大恐慌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到極度的結果，同時它又促進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和兩大社

會體系之間的矛盾底發展。我們怎樣把這個恐慌和一般國際問題關聯起來研究呢？

第一，要辨認現階段恐慌底特徵。從一九二九年爆發起來一直拖延到現在的大恐慌，無論在量和質的方面，都有顯著的無先例的特徵，如延續的時期非常長久（有七年多），蔓延的領域非常普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一切生產部門都被恐慌惡魔蹂躪遍了），恐慌底程度非常深刻（工業生產呈現空前的縮減），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底交織，資本輸出底停滯，債務聯繫底斷裂，貨幣戰爭底空前尖銳化（猛烈的貨幣貶值）等等現象是必須具體地估計到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明現階段的恐慌怎樣和歷來的恐慌完全不同，它怎樣引導資本主義走向崩潰，並且在崩潰的過程中怎樣助長各種國際經濟政治矛盾底發展。

第二，要找出恐慌發生和成長底具體諸原因。僅僅依據普通經濟學理論探求恐慌發生底一般原因是不夠的，因為對於現階段的恐慌除了要從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去說明以外，我們還不能抹煞它發生成長底特殊原因和外在原因，例如蘇聯社會主義經

濟勢力底擴展，落後國家底資本主義生產底發展等等，都是必須要和資本主義恐慌發生的根本原因連結起來考察的。此外，恐慌促進了帝國主義底對立，引起了備戰，貨幣戰爭，工業負荷率縮減，大量失業，殖民地戰爭等現象，而這許多結果反轉來又加劇了恐慌底發展。對於這種因果底互變關係是不能不周密地剖析的。

第三，要從歷史的過程中研究恐慌底發展與變化。前面已經說過，現階段的恐慌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到極度的歷史表現，所以我們對於這個總危機底變化諸階段，就必得有充分的認識。例如總危機底第一時期是怎樣，它怎樣進到第二時期，造成了資本主義底相對安定，這種相對安定又怎樣破壞而爆發震撼世界的大恐慌，關於這些問題應該和整個的國際政治情勢底轉變聯繫起來考察。不但如此，即是現階段的恐慌也並不是取直線式向前進展的，它也經歷着重大的變化，如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恐慌是逐年加深擴大的，可是一九三二年以後，恐慌就轉入第二階段，所謂特種蕭條就形成了。我們必須研究這種蕭條形成的諸原因（各國備戰，通貨膨脹，公共工程，物價暴跌，

生產極端縮減，過剩商品底毀滅等，)並估斷它有否轉入繁榮造成新的資本主義周期的可能。就是在特種蕭條期間，資本主義經濟因着內在規律底作用，也還是在循着曲線發展的。在這里，我們就得打破那種『左』傾幼稚病的見解，依據這種見解，資本主義經濟在現階段決沒有表現『好轉』的可能。事實上，目前在強度的人爲的刺戟——特別是備戰的狂熱之下，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指數確實已在增加。然而我們更要警戒自己，不要爲表面的現象所眩惑，而忽視了資本主義沒落底本質。我們當知道，資本主義所患的致命病症，不是急性的，而是慢性的，在它走向死亡的過程中，它底病況定然要經歷許多大小變化。可是同時我們又要記住，資本主義要恢復它少壯時代的健康是決然無望的。只有依據這種堅定的觀點，才能正確地估計及評價資本主義經濟底現狀和前途。

第四，要具體地研究各國底經濟狀況，特別要對照兩個社會體系底經濟狀況。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各國底經濟恐慌並不是均等地發展的，由於生產組織和國際市場條

件底不同，由於備戰底狂熱程度不同，各國在由極度恐慌轉向特種蕭條和由特種蕭條轉向特種「好轉」的過程中，彼此總是表現着很大的差異。試以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美德日法意波捷西各國最近的工業生產指數來比較，便可以看出其中有的已經達到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如英日），有的已表現了猛烈的增高（如美德意），有的還逗留在極度危機的狀態中（如法西），但是倘使我們以為這種生產水平底不均衡，是跟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的相對安定時代的不平衡發展一樣，那便是極大的錯誤。我們不要以為某些國家底生產數字增加了繁榮時代的水平，便有恢復繁榮的可能。我們一定要具體地分析某些國家底生產組織，資本底有機組成，重工業和輕工業及生產財和消費財底比重（例如德國和軍事有關的重工業在猛烈發展，而消費品工業反而縮減，便可以看出它底經濟「好轉」底實質），國內外的市場情形，工資與人民購買力底水平，財政與金融等等條件，才可以明瞭它們國內經濟底真實情況。至於資本主義世界跟社會主義蘇聯在經濟上的對比和相互聯繫，也是必須給予強大的注意的；僅僅

是在概念上承認一個世界在衰落另一個世界在繁榮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本質上區別兩個經濟範疇，同時要把兩個世界底一切經濟條件如重工業、輕工業、工資、農業、金融、財政、國防經濟等等加以具體的比較。在考察蘇聯經濟發展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好轉』的時候，我們不只是一要從生產關係上去區別而且還要從『發展』和『好轉』本身底性質加以判別。例如一方面是工業和農業按照社會主義的計劃表現全般的正常的發展，人民底物質生活水平與文化水平一天一天提高，另一方面却只有『戰神』寵幸的工業才有巨大的擴張，富豪財閥底利潤在大量地增加，而人民大衆底消費力却急劇地萎縮。這樣的對照，對於我們底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五，要將經濟恐慌和各國的及國際的政治危機聯繫起來考察。各國經濟恐慌常常直接招致國內的政治危機和革命危機，它們是可以影響到國際的局面的。我們必須觀察各國勞動大衆在經濟恐慌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鬥爭力量，例如最近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等國的罷工運動就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其次我們還要考察各國經濟恐慌

給予政治的影響，如內閣更迭，政變爆發，法西斯運動強化等都是常常和經濟恐慌底變化與發展有關的。經濟恐慌在國際間加劇資本主義列強對於市場資源的爭奪，刺戟帝國主義國家對外的冒險侵略，及加重世界的戰爭氣味，這些尤其是爲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第十講 國際經濟研究法(下)

資本主義
國際經濟
兩大法則

我們曾經指出國際問題最初是由資本主義孕育出來的，因此要研究一般的國際經濟矛盾，首先就不能不從資本主義經濟範疇考察起。

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問題主要地是由兩個根本法則決定的，其一是生產底國際化和資本底國家化的矛盾之發展，其一是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對於這兩個法則不妨先作一番解說。

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獨占式的資本結合就獲得了無上的威權，爲要壟斷世界底市場和資源，各種獨占組織就採取着國際的規模，少數金融寡頭現在決不以操縱本國底經濟政治權力爲滿足，他們要取得支配世界經濟的霸權。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就不斷地取着國際化的形式向前擴張，國際分工發展得比以前愈加細密，而

國際經濟底不可分性和世界社會勞動底聯繫性也表現得比以前愈加明顯。但是國際的獨占並不消滅國際的競爭，反之，它使後者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展開着。金融寡頭們爲要排擊他們底敵手，爲要維持最高的獨占價格，就不能不運用國家底權力建築不可攻破的關稅壁壘，實行商品傾銷，甚至實行國家的經濟統制，極度強化所謂經濟的國家主義。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國際化就和資本的國家化發生衝突，而那種認爲生產底國際結合可以和平消滅國際競爭的『超帝國主義』理論，只有給這種矛盾得粉碎了。這種矛盾實質上不外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在國際經濟中的反映。帝國主義經濟愈是發展，它就愈是擴大和加劇。

和這個矛盾同樣足以強化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對立的，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資本主義的生產一開始就是按照占有私人化的法則而表現着無政府狀態由於各種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底變化，各生產部門，各企業，各地域和各個國家底生產總是取着不平衡的形式發展的；這裏我們特別要注意的，乃是各國發展底不平衡。在某一

個時期，某一個或某一些國家發展得特別快，在世界居於霸主的地位。在另一個時期，別一些國家又忽然趕在前頭。這樣使各國經濟勢力底對比在不斷變化中。例如英國到十九世紀末葉爲止，始終是掌握着世界經濟底霸權。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初頭，德國資本主義底暴發就使英帝國主義感受猛烈的威脅。大戰以後，美國又一躍而起奪取英國底經濟王座。日本以極大的速度在很短時期跑上了帝國主義的道路，到今天竟然威脅着英美等帝國主義。在現階段的恐慌中，各國所表現的經濟危機底深廣度，以及它們進到特種蕭條的程度，也各不相同，這也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底一種表現。資本主義底不平衡性永久使資本主義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的矛盾無法調和，而且愈演愈烈。

研究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條件，矛盾必須考察的具體條件。

我們須得把握上面的兩個根本法則，因爲一切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底矛盾主要地都是導源於它們。不過同時我們還要具體地考察下面諸現實條件。

一、生產諸條件。許多人以爲國際經濟矛盾是在國際流通過程中胚胎出來，這是

錯的。實際上，生產過程中的諸條件才是決定國際資本主義矛盾的基本要素。大家可以看得出，巨大的獨占的資本結合總是壓倒較小的獨占生產組織，國際資本底競爭，不外是獨占組織底競爭。此外，資本底分配，工業底性質，生產底成本，對外工業投資等都是很重要的決定因素。對於某些國家，有些條件是愈雷同愈容易引起衝突，有些條件却是愈差異愈容易引起對立。例如兩國若果同樣是生產鋼鐵，或紡織物，必然要發生市場底競爭。英美在重工業的煤、鐵、石油方面，在輕工業的棉紡織業方面，同樣都是大量的生產國——輸出國，這就是爲什麼英美在全世界市場上展開着全面的激烈的鬥爭。又如兩國商品生產底成本費若果相差太遠，也很容易引起強烈的競爭。日英和日美在世界各地發生猛烈的市場爭奪戰，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爲日本生產商品的成本費遠比英美來得低。至於國際的投資競爭也是造成資本主義國際衝突的有力因素。

二、市場諸條件。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一定的市場範圍，殖民地，自治領，勢力範圍，委任統治地等就是各帝國主義圈定的市場，它們照例是不容許別國插足的。還有許

多半殖民地國家或生產落後國家還能夠相當容許帝國主義自由競爭，各國能否戰勝競爭者，就全看它們能否憑藉經濟政治的優越條件造成雄踞市場的優越地位。不過世界的市場是有限的，當某一國原有的國際市場不夠銷納本國過剩商品的時候，這個國家除了加緊獨占已得的市場外，就只有用傾銷政策侵入別國底國際市場，這樣又必然引起後者用關稅壁壘來實行防禦戰。日本底商品流入英美底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德國底商品流入多腦河流域英法固有的市場，都是極顯明的例子。

三、資源。資源底爭奪是刺激帝國主義相互矛盾的一個最重要的動因。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爲要擴展它們底工業生產，要全靠本國底資源來維持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們必然要從國外掠奪原料，副原料和食物。而且不但工業資源是爲各國所必爭的，軍事資源同樣是備戰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不得不用全力追逐的。我們必須從三方面來考察各國對於資源爭奪的實況：第一，注意各國資源底領有狀況，例如美國擁有的資源是最豐富的，甚至還有過剩，所以它不至於發生資源恐慌；英法——特別是英國擁有廣大的殖

民地，所以也領有相當充足的資源，日本和意大利雖然領有殖民地，但資源仍感不足；至於德國已經喪失了全部的殖民地，所以資源很感窘乏。資源缺少的帝國主義國家必然要加緊向落後國家侵略，（日意德三國就是最典型的侵略國代表，）這樣就會和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衝突。第二、要注意資源底獨占的競爭。帝國主義爭奪資源並不一定為補充分充本國資源底不足，有時候為要爭取國際市場，某一國的金融寡頭還必須在獨占本國和屬領底全部資源以外，奪取世界底資源，美國底美孚油托辣斯就在近東方面跟英國爭奪波斯底油鑽，並且對於中南美底油鑽也幾乎全部加以控制。第三、要注意資源和交通運輸的關係。除了美國以外，各資本主義國家底資源是大部分靠別國和殖民地供給的，因此交通和運輸對於資源底供給就有決定的意義。例如英國底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在平時供給資源倒不十分困難，可是到了戰爭的時候，交通路線有被隔斷的危險，所以資源也就被封鎖起來了。

四、政治條件 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為着加強對外的競爭力量和進攻力量，就必然

要利用政治權力做後盾。我們可以從幾方面去考察政治權力在國際經濟爭鬥中所發生的作用。第一是注意關稅政策底變動。現在各國爲要保護本國底工商業，爲要強化對外的經濟侵略，都採取保護關稅政策了。但在這一個總的原則之下，各國還可以按照貿易戰底變化狀況而隨時定出新的特殊的關稅政策，如什麼差別關稅，特惠關稅，互惠關稅，報復關稅，關稅同盟等，實際都是爲對抗競爭國而決定的關稅戰術。從這些戰術中我們可以看出各國貿易戰爭開展的實況，最近澳洲用關稅壁壘限制日貨底輸入，日本就決定以不買澳洲羊毛來行報復，可見關稅戰爭還可以引起國家權力對於國際貿易更進一步的干涉。第二是注意貨幣政策底變動。各國奪取世界市場的最厲害的一種手段在目前要算是貨幣傾銷或匯兌傾銷了，這比關稅政策更帶有進攻性的排斥競爭國的戰術。近年以來，除了少數資本主義國家而外，許多國家都在競爭着實行貨幣貶值，英美日各國先後放棄金本位，不過是現階段貨幣戰爭底開始，這之後，各國差不多在經濟財政上集中全力來展開猛烈的貨幣戰，英美是這戰台上的一對主要拳手。它們不僅藉

着貨幣戰爭政策來爭取世界市場，而且利用這政策來攫奪落後國家——如中國底貨幣權。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看見以法國爲首領的用金集團在貨幣戰爭的激流中正在崩潰掙扎着，它對於英美各國的貨幣傾銷也採取反抗防禦的政策。如果能夠把貨幣戰爭的各方面作具體的觀察，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矛盾的了解，是有極大的幫助的。第三是注意經濟的國家主義和集團經濟的發展，最近資本主義各國都在實行強勁的經濟的國家主義政策，即是儘量減少對於外國經濟的依賴性，排斥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甚至實行自給自足的『奧塔基』政策，這樣使得各國工商業底自由發展愈益遭受阻力。不但如此，近年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還在極力強化本國和與本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相關聯的地域（殖民地，半殖民地，自治領，勢力範圍等）的結合，造成若干對立的經濟集團。第四是注意各國對外的政治投資，各帝國主義競爭着對外投資，除了具有濃厚的經濟意味外，還帶有政治侵略的作用。如各種政治借款，經濟借款，市政及交通投資都是奪取落後國家底政治權和經濟權的重要手段。日本反對英美對華借款，及開發中國，就

是政治投資底競爭。

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
經濟研究
底方法

帝國主義以榨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包括自治領和委任統治地在內）爲繼續及擴大再生產過程的最主要的手段，因此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經濟必須和帝國主義底經濟機構關聯起來考察。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有幾點是首先必須認識清楚的：

第一、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要是爲獲得超額的利潤，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底占取和利用，廣大的市場底開發和獨占，就是爲實現這目的而採取的重要形式。

第二、因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統治權力完全或部分地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所以一切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設施，也就必然以適合宗主國或侵略國底統治者底利益爲歸趨，這樣就造成前者對於後者的附庸性和依賴性。

第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原有的自然經濟給帝國主義破壞了，有部分的走向資

本主義化的可能。然而帝國主義却不容許資本主義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自由發展，反之，它們却要使後者永久停滯在農業經濟階段，並且常常勾結和扶植土著的封建勢力，來遏阻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底民族經濟發展。

第四、帝國主義在遭逢經濟恐慌和戰爭危機的時候，必然要將一切經濟損失和經濟財政負擔儘量轉嫁給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底人民。

第五、帝國主義爲要對抗和擊倒敵國，常常利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結成一個經濟政治集團，使後者完全爲自己犧牲。

第六、帝國主義列強對於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是不會停止競爭的，缺少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總是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資源。在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彼此爭奪着經濟政治的支配權，有時它們又可以聯合向半殖民地壓迫。

第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各社會類羣在經濟利害上不一致，所以對帝國主義的關係和態度也不一樣。

依據以上的認識，我們就不能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經濟和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無差別地看待，前者隸屬於後者，構成後者附屬的環節，但是它們又是和後者對立的。對於前者在整個國際經濟機構中的地位和作用，須得作具體的觀察：首先，要把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成各種不同的等級，對於它們內部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所受帝國主義侵略控制的實況應有透澈的認識。例如印度，朝鮮，緬甸，安南等都是典型的殖民地，中國大部分，南美諸小國，多腦河流域各國等是屬於半殖民地之列；加拿大，南非聯邦，澳洲等是屬於所謂自治領……我們自然不能把它們當作無差異的對象研究。其次，要注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在國際情勢變動之下，所發生的變化，例如中國由於領土底多次喪失，有一部分已由半殖民地淪為全殖民地；某些殖民地已經在戰後部分地興起了資本主義，或者變成了自治領。這些變化底了解對於國際經濟底研究是大有幫助的。再次，要注意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給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影響以及後者對於前者所發生的反影響。例如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國際恐慌已經波及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而後者底市場因人民購買力底減弱又加劇了資本主義恐慌底發展。最後，要注意帝國主義在經濟上進攻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政策，以及後者對於前者的反抗。

蘇聯底經

濟研究法

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

疇，可是它在事實上也不能脫離國際經濟關係而孤立，所以我們仍舊不妨把它當做構成整個國際經濟的一個特殊部分研究。

在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應該注意到下面幾點：

第一、要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着眼，認清蘇聯計劃經濟建設的勝利，是這種新生產關係下面必然的結果。自然這樣並不妨礙我們對於蘇聯指導者和人民底努力作充分的估計。

第二、依據以上的認識，我們就必須斷定在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什麼「統制經濟」是與蘇聯底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的，混同了它們，就是絕大的錯誤。

第三、要排除一切對於蘇聯社會經濟流行的誤解和成見，例如許多人以為蘇聯的

兩屆五年計劃都是以準備戰爭爲目的。又如有人曾經散佈蘇聯實行『強制勞役』、『對外傾銷』的爛言，我們必須加以駁斥。

第四、要經常留意蘇聯社會經濟不斷的發展，因爲每一年甚至每一個月蘇聯經濟都會以新的姿態展現在我們面前，舊的條件就不夠說明蘇聯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第五、要從擴大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證和平外交關係兩點去觀察蘇聯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往來。例如向資本主義國家信用貸款，和各國簽訂商務協定等等都是在上述兩點意義之下進行。有時蘇聯並不是爲了經濟的目的，而是爲了維持和別國的邦交而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債務關係。例如最近蘇聯已不需要國外的信用貸款，但是對於德國締結長期信用貸款協定的提議却並不拒絕。

第六、要認識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底發展可以加劇資本主義崩潰的危機；而資本主義的恐慌發展却不能影響蘇聯底社會主義建設。

第十一講 國際政治研究法(上)

國際政治
底本質的
認識

關於國際政治普通容易得出幾種狹義的認識：第一有人以為國際政治只是各國國內政治底放大，是各國爲了共同的利害和自己底利益而發生的生活關係，如國際聯盟，國際和平公約，以及各種國際同盟國際會議等才算是國際政治底具體表現。這種見解是忽略了國際間的各種複雜的對立性，它不能從多種多樣的矛盾運動中去觀察全部的國際關係底發展。第二有人以為國際政治是單純地帶着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爲目前是帝國主義時代，所以所謂國際政治不過是帝國主義相互鬥爭或相互協調底表現。這又忽略了社會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底在國際關係中所起的能動作用，尤其是不理解國際政治在現階段底特質。第三有人以為國際政治只是各國政府在國際中的活動關係底總和，和各國人民團體底活動無關；這是用外交關

係代替了全般的國際政治關係，完全抹煞了各國人民大眾在國際政治舞台所扮演的角色底重要性。

要給國際政治下一個定義是很不容易的，這裏，首先讓我們舉出國際政治底內容和特質。

第一，國際政治是以許多利害不同的國家和各種不同的社會體制做活動的單位，其中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這許多不同的角色，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又分裂為許多對立的集團，它們通過國家底權力而不息地錯綜地發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的矛盾，頡頏和鬥爭，所有這些就常在國際間形成多少定型化的問題（如太平洋問題，近東問題，巴爾幹問題，賠款問題，軍縮問題等）或者釀成各種的國際危機，至於協調不過是國際間一種特殊的相對的靜態。

第二，國際政治是無法和國際經濟分開的，（我們把它們分成爲兩個部分，只是爲着研究上的便利，）國際經濟關係常是要通過國際政治關係表現出來，而後者又常受

前者底決定。而且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國際經濟問題極易轉變為國際政治問題，而國際政治關係也可以借國際經濟關係裝扮出來。

第三，國際政治不只是包含着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包含着各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被壓迫羣衆爲了共同的利害所作的鬥爭活動。各國勞動大眾爲對抗資本集團所結成的國際政治同盟，各國和平大眾爲反戰反法西斯所結成的和平陣線，以及各國革命羣衆爲同情別國底革命和民族解放所組織的國際援助運動，都是各國人民大眾參加國際政治活動底具體表現。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對國際政治下一個界說：「國際政治是各個國家和各國人民在國際間所發生的利害矛盾和利害結合，以及由此產生的鬥爭和協調底諸過程之總和。」同時我們要從三個主要方面去考察國際政治：首先是要注意到各個國家和各種不同的社會體制（資本主義體系，社會主義體系和封建主義體系等）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矛盾與協調底表現和開展；其次要注意到各國經濟關係轉變為國際政

治問題的具體過程以及各種國際政治現象發生變化底經濟背景最後更要注意各國人民大眾在國際關係中所發生的能動作用，特別要在國際中觀察各社會類羣鬥爭底實況和各國人民陣線底相互呼應。例如國際反戰運動近年來由各國愛和平的民衆發起推廣，對於國際和平陣線底建立和加強就有莫大的推動作用；又如西班牙內戰爆發以後，各國反法西斯反戰的羣衆表示積極的援助，也足以影響歐洲和平勢力底開展。一般人甚至許多前進的國際政論家在觀察國際政治關係的時候，往往忘記了估計到這種主要的能動的力量，所以我們有特別強調這一點的必要。

國際政治
研究的
線問題

有人以爲國際政治可以分成三部分作個別的研究，即『第一從歷史上研究最近國際關係底變遷；第二就制度上說明國際政治底組織；第三是從思想上討論國際關係之原則。第一部是歷史的研究，研究「已然」的；第二部是制度上的研究，研究「現然」；第三部是思想上的研究，研究「應然」的。』（見周鯁生著國際政治概論）這種劃分法當然有一部分道理，但在理論上，實際上却包含了很大的缺

點和錯誤；因爲第一它把歷史、制度和思想三者看做截然劃開的要素，而忽略了它們相互間的關聯性和統一性，其實在國際政治關係底發展過程中，這三者常是融合爲一互相包攝的。例如要研究近代的國際政治變遷史，我們就無法割離國際組織和國際政治的思想主義底史的發展；要研究國際政治制度，也就無法脫離歷史和思想的考察；要研究國際政治思想，更不能離開歷史過程和國際政治組織的關聯作孤立的考察。第二，它把歷史、制度和思想三者看作互相平行的要素，不能從本質上去觀察這些要素發生、成長的根源，因而也就不能把握住國際政治現象的基礎和上部構造的現實關係。其實所謂歷史、制度和思想等並不是沒有來由的，爲什麼國際政治關係史只從近代開始，而不從古代開始？爲什麼會在國際間出現國際聯盟、常設國際法庭之類的組織？爲什麼在現代有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侵略主義、門羅主義之類的國際政治『思想』？（其實它們同時也表現爲『運動』或『政策』，並不是『思想』所能概括的。）這些問題如果僅僅從上述三要素本身去研究，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第三它使歷史、制度和思想

三者概括了國際政治底全部，而忽略了國際政治現象底複雜變化，照這種劃分法推論，似乎上述三種要素就可以決定一切國際政治底動態。其實誰都看得出，有許多國際事變和國際政治問題並不是只從歷史上，制度上和思想上去考察一下就可以說明的，倒不如說，這三者乃是國際現實生活變動發展底積業和產物。雖然主張這種劃分法的人舉出了歷史的考察這個方法，但是他們僅僅把歷史當做國際政治事件發生底淵源和背景，而不能把一切國際政治現象都當作歷史底發展過程來考察，因此他們主要地是從靜態方面研究國際政治，而不是從流動和發展過程中觀察國際關係。

我們研究國際政治在縱的方面是要考察各種關係和事件底變化發展過程，即把握現在，回顧過去，和預測未來，但我們不能以為在研究每一個國際問題的時候，都必須先回溯過去，然後順流而下去分析現在的情勢，再去作未來變化的預測，因為這樣很容易陷於機械的歷史主義的錯誤。我以為最要緊的還是把握住『現在』這主要的一環，自然這並不妨礙我們借助過去的史實來豐富研究的內容，同時更不妨礙我們依據現

在和過去的各种複雜關係底變化去預見未來的局勢。

在橫的方面，我們可以按照客觀的情勢規定幾個主要的中心的問題來研究，第一是由現階段的恐慌決定的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的關係；第二是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底不平衡性和矛盾性決定的新舊世界的關係；第三是由戰爭危機推動的國際侵略陣線跟和平陣線之間的鬥爭；第四是由資本主義危機所加劇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包括半殖民地，自治領，委任統治地等）之間的對立。第五是由恐慌和戰爭的威脅所激化的國際各社會類羣之間的鬥爭。自然，我們並不能把這五個主要的範疇個別地孤立地觀察，因為它們在事實上是常常互相關聯互相作用的；可是爲着研究的便利，却不妨這樣劃分。

當然，我們底研究是要使橫的分析和縱的考察有機地統一起來，雖然我們注重的是現階段的國際政治情勢，但是對於國際政治底一般的和特殊的歷史過程却不能不給予強大的注意。例如要研究目前的太平洋形勢，就有追究帝國主義列強鬥爭的歷史

的必要，要研究凡爾賽體系底動搖，就有回溯大戰後凡爾賽條約成立的必要。

資本主義
國際政治
在戰後和
現階段的
特徵

資本主義國家底相互關係在世界大戰後起了一個劃期的大變動，一方面表現在各國勢力配合底重新改編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各國底矛盾形式底重新轉變上。戰後資本主義的國際政治關係有幾個主要的特徵：

第一，因着領土重新分配和新的國際條約底締結，形成了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對立，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在戰後攫取了鉅量的經濟政治利益，而德奧匈土保各國則喪失了許多土地和原有的政治經濟地位，並且還須負擔鉅額的賠款。於是在以德國爲首的戰敗國和戰勝國之間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後來雖然因爲戰勝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鬥爭日益劇化，使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矛盾比較隱晦起來了，——只有法德的對立始終無法和解——但是這矛盾却轉化爲凡爾賽體系和反凡爾賽體系的鬥爭；參加後一陣線的除了德奧匈保之外，還有原來站在戰勝國之間沒有滿足貪慾的意大利，至於小協約國則始終是擁護法英所支持的凡爾賽體系的。

第二，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發展底不平衡形勢和矛盾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在戰前，英國是世界唯一的霸主，和她爭霸的是德國，因此英德矛盾在當時是居於首要的地位；可是在戰後，美國却有壓倒老牌英帝國主義的形勢，因此英美的矛盾就反而居於決定的地位。在歐洲大陸，法國樹立了和英國對抗的霸權，而意大利又崛起成爲法英在地中海上的勁敵。同時在遠東，日本膨展了她底經濟政治的侵略勢力，並且逐漸造成了遠東獨占的局面，和英美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第三，資本主義國家在革命危機和經濟破局底威脅之下，先後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意波德奧等國都樹立了法西斯獨裁的政權，而英美日等主要帝國主義國家近年也有法西斯化的傾向，法國曾經有一個時期在右派執政之下，也表現過法西斯勢力抬頭的危險，最近這危險却給人民陣線戰退了。由於法西斯運動底強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底危機就一天一天成長起來了。

第四，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爲着對抗別國勢力底侵入，爲着樹立本國在經濟政

治方面的獨占霸權，都以本國爲中心將所有的殖民地、自治領、勢力範圍以及和本國在經濟政治上有關聯的國家團聚爲一個單位，這就形成了若干對立的政治經濟集團，例如英美法日等國底集團早已構成了，而且正在繼續擴大和加強中，德意目前也正在朝着集團政治經濟邁進。由於集團化的運動猛烈推進，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對立和鬥爭也就日益加劇。

第五，由於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底出現，同時由於這個國家底經濟政治實力日益強大，使資本主義各國感受着可怖的威脅，它們不斷地企圖結成一條反蘇聯的共同戰線，可是因着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無法調和，更因爲蘇聯底和平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底強勁有力，使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干涉政策屢次失敗了，但這樣並不減輕資本主義列強進攻蘇聯的危險性，不過反蘇聯的陣容和領導權却常在變動中。這條陣線底變化對於資本主義國際關係底變化也有決定的作用。

在研究戰後資本主義的國際政治關係的時候，我們最不能忘記的，就是上面所舉

的幾個主要特徵，可是我們還得更深一層把握住現階段——即從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爆發直到現在的資本主義國際政治底特質，這些特質是什麼呢？

首先，資本主義各國在國際間所造成的人爲的政治『均勢』已經加速地破壞了，德國搖動了凡爾賽體系，日本在遠東排斥着英美各國底經濟政治勢力，而意大利則在東非和地中海造成了對英法的新的威脅。這種均勢底破裂，對於那些願意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國家是一種難堪的打擊，但它們却無力重新建立比較穩定的均勢。

其次，隨着國際恐慌底極度劇化，那些不滿意現狀同時却又最害怕革命的帝國主義國家便要求着重新分割世界和壓迫國際革命勢力，它們逐漸結成了一條相當廣大的侵略陣線，如德意奧匈波在歐洲就有組成一個侵略集團的傾向，而日本也有和德國締結軍事同盟反對蘇聯對抗英國的事實；在別一方面，那些反對毀壞現狀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正在和蘇聯結成一條反侵略陣線的和平陣線。這兩條陣線目前正在作大規模的鬥爭。

最後，因着戰爭和法西斯底危險不斷加劇，各國人民大眾和擁護民主自由的政黨都在共同的行動綱領之下，結成了廣大堅強的人民陣線，它底最主要的目的是阻遏破壞民主自由的法西斯運動底推進，抵抗帝國主義戰爭底威脅，及保障人民大眾底生存權利。在法國和西班牙，已經建立了人民陣線的政府，並且正在和法西斯運動作猛烈的爭鬥，在英美日等國，人民陣線也正在締結之中。這種人民陣線帶有很濃厚的國際性，有結成一條廣大的統一的國際陣線的趨勢，這是非常有利於國際和平勢力底開展的。

在研究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的國際政治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握住這些特徵，並依據它們去考察國際政治底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問題底變化發展。

第十二講 國際政治研究法（下）

資本主義
國際政治
關係底
研究

在現階段，資本主義系統內的國際政治問題底複雜性還是居於第一位的。這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的國際矛盾一般地可以超過兩個體制之間的矛盾，而只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橫互着許多過於複雜的無法解決的國際問題，主要的如國際經濟恐慌底劇化，市場與資源底爭奪，投資與獨占資本底競爭，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底分割和獨占，陸上與海上的霸權底競爭，軍事根據地底力爭，各國革命危機底發展……這些在兩個體制之間幾乎全不成為問題，而在資本主義的國際關係中，却常常成爲引起糾紛和鬥爭的根源。同時又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分裂爲許多對立的國家和集團，除了上述的諸矛盾之外，歷史的傳統，地理的交錯和各國內部政制底分歧，也足以誘發各國相互間的頡抗和衝突。德法兩國就因爲經過了多次的戰爭，

使兩國的支配者羣在民衆中間造成了深刻的民族仇恨心理，這種歷史的積怨就成了兩國對立嚴重化底因素之一（當然，如果誇張這個因素，把它和兩國資本主義的矛盾同等看待，是很錯誤的。）德波兩國爲了但澤與波蘭走廊問題，德立（立陶宛）爲了默米爾問題，常常發生爭執，英法意各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因爲在地理上毗連，也容易誘起衝突。此外維持民主政治的國家（如法國西班牙等）和建立了法西斯獨裁的國家（如德國意大利）在國際間也很可能會分化爲對立的陣線。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雖然有着許多國家底分立，但是實際上只有極少數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們可以左右國際的政治關係，操縱落後國家底命運。因此我們在觀察國際問題的時候，雖然必須考慮到多方面的情勢與條件，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某些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底對外政治的動向，以及它們相互間的矛盾發展。例如在分析歐洲諸問題（如萊茵問題，多腦河流流域問題，奧國問題等）的時候，我們主要的注意力是要集中到英法德意各國底態度與其相互關係上。在研究太

平洋問題的時候，則不能不把日英美各國看作左右全盤國際形勢的主角。英國因為殖民地遍布世界，因為伸展在世界各地的經濟政治勢力非常廣大，差不多每一個國際問題都要牽連到她頭上，所以英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底重要是居於第一位的，這一事實並不因為她底勢力日趨衰落而改變。美國因為在世界操縱着金融霸權，因為她是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底債權國，所以它除了可以在南北美洲儘量發揮她的支配權力以外，她還可以左右歐洲遠東底局勢。日本雖是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但自從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占奪了滿蒙以後，她底政治經濟勢力在遠東有壓倒英美的趨勢，而且在英美底殖民地與勢力範圍也有她底勢力進出。因此她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法國所擁有的殖民地僅次於英國，因此在亞洲非洲它也常和別的帝國主義處於對立的地位，但她在世界各地和別國所展開的市場與資源的爭奪戰比較不算十分劇烈，她在歐洲所處的政治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意大利是一個極力想拓展領土的侵略國家，她在中南歐底政治活動，在地中海與非洲底積極進出，是和英法德各國不

能相容的。德國是一個喪失了全部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年來在法西斯統治之下，却成了挑起歐洲戰爭危機威脅世界和平最危險的侵略國。目前資本主義世界底國際政治局面主要地是由上述這些少數國家左右的。

我們怎樣研究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底國際關係呢？

首先，要考察各國對外爭奪的對象以及所決定的對外基本政策。各帝國主義所必需的雖然大致相同（不外市場、資源、軍事根據地等），但是因着各國底經濟、政治、地理條件不一樣，所以對外爭奪的方式也多少有差異。德意日各國是要以戰爭及積極對外侵略來重新分割世界，而英美法則是要在維持國際均勢的原則之下，來穩定自己底既得利益。因此我們對於這兩個主要的範疇，就不能無差別的看待。但這樣顯然還不夠，我們還必須具體地考察各國對外政策底特徵。例如英國一面要維持資本主義的國際現狀，一面又要領導反蘇聯的運動；一面要保持自己底殖民地和固有勢力，一面又懼怕和別國破裂和平關係，所以她底對外政策常是動搖不定包含着極大的矛盾性。美國希望

在不捲入國際戰爭的原則之下保持自己底金融霸權，所以它一面宣稱不過問歐洲事，一面又把南北美洲在自己底領導之下結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布洛克，至於用金融手段來壓倒敵國，乃是美國對外政策底一貫作風。如果要作更深入更具體的研究，那就還得考察各國對每一個國家所採取的個別的外交政策，例如英國對德、法、意、日、蘇聯的外交，日本對英、美、蘇、德的外交，隨時都有新的變化，新的發展，我們就要研究這些變化的發展底意義和內容。

其次，要從各國所結成的經濟政治集團去考察國際政治底對立。目前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爲着造成在政治經濟上抵抗別國的強大的攻守勢力，爲着準備戰爭，都在締結廣大的經濟政治布洛克，我們要注意組成這些布洛克的外圍份子是什麼，要觀察作爲中心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外圍份子的政策是怎樣。到現在爲止，在資本主義系統裏，顯然出現了五六個主要集團（或布洛克）。最大的一個是以英國爲中心的集團，它除了網羅英國全部的殖民地，自治領及國聯委任統治地之外，還包括了好些不屬於英帝國的

國家，如南美的阿根廷、歐洲的瑞典、挪威、芬蘭、丹麥、葡萄牙各國，亞洲的波斯，非洲的埃及，這集團完全是在英帝國底經濟貨幣勢力支配之下，所以又稱爲『英鎊集團』。因爲組成這集團的分子極爲複雜，所以英帝國主義是採取各種不同的政策分別控制它們。以美國爲中心的集團在規模上是居於第二位，除了美國全部的屬地之外，還有中美、南美許多國家也包括在這集團之內。此外法國以所有的殖民地和歐洲小協約國（捷羅南）比利時各國造成了一個相當廣大的集團。日本則以急進的侵略活動造成一個網羅日鮮滿華北以及日本全部殖民地委任統治地的集團，這集團還在繼續擴大。德國和意大利還沒有結成十分穩定的集團，德國是企圖把原先喪失的領土與殖民地連同波羅的海、沿岸國、波蘭、烏克蘭、收羅在第三帝國底治下，而意大利則企圖造成一個囊括非洲殖民地以及中南歐、近東一部分的集團。這兩個未成熟的集團目前正在積極的侵略形式之下，向前推進，但除了用戰爭手段之外，它們是永遠不會完成的。（自然戰爭也不能保證德意集團政策底勝利。）自從德奧協定成立之後，德奧匈波等國儼然合成了一個

初步的政治集團，而德意的妥協也構成了一個對抗蘇法的侵略集團，可是這個集團和英法各國所組成的集團在性質上是不相同的，而且內部包含了極大的矛盾性，隨時有破裂的可能。研究資本主義的國際集團政治有幾點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要了解每一個集團構成的過程與特質，比方英、美、主要地是通過經濟與財政的關係構成它們底集團，而日本則主要地是借助武力來擴大她底集團。第二要考察各個集團底組成份子底變動，例如加拿大是屬於英帝國集團，但在美元勢力底壓迫之下，有脫離這集團而投入美國集團的可能。又如波蘭向來就是擺動於法德集團之間。第三要留心帝國主義利用集團底外圍份子對抗及進攻其他國家的政策，例如日本就是要造成一個滿蒙華北集團進攻蘇聯，控制中國，德國則是要利用奧匈結成反蘇制法的陣線。

最後，要從各國內部政治經濟變動和國際政治經濟變動的交互關係中來觀察國際政治局勢。如果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發生了重大的政治變化或經濟事變，國際政治形勢就必然要蒙受強烈的影響。例如德國國社黨攫取政權以後，歐洲的國際局

面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動，使英法波意各國都不能不改變她們底對外政策。又如英美停止金本位以後，英美日法各國的對立情勢也多少起了變化，甚至一個新政策底決定，一次政府底改組，都會影響到國際政治。日本廣田內閣和法國萊翁白倫內閣底成立使遠東和歐洲的形勢多少與以前不同，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另一方面，國際情勢底重大變動也會給予各國底內政外交以相當的影響。例如歐洲侵略陣線對於和平的威脅增大，使法西各國底人民陣線取得了勝利。太平洋上的國際情勢底急變，使美國不能不提早允許菲律賓自治。

小國與殖
民地底國
勢政治關
係底研究

雖說在資本主義系統裏，國際政治主要地是受少數帝國主義底支配，但這並不是說，小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起任何作用。事實上帝國主義底對外活動是和它們爭奪侵略的落後國家與落後民族底命運分不開的。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夜，在國際侵略勢力與和平勢力鬥爭的現在，小國和殖民地國家所演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西班牙如果給意德援助下的反革命

軍掌握，法國以至整個歐洲底和平陣線就要受到極大的不利影響。捷克斯拉夫如果給納粹的德國攫去（用政治或其他方式）對於法蘇所締結的互助陣線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就是在同一個受某帝國主義支配的集團之內，屬領和自治領對於母國的關係在國際政治上也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這只要舉出印度，愛爾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對於英國的關係來說明就夠了。

我們怎樣研究小國和殖民地底國際政治關係呢？

第一，要理解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塊殖民地和各帝國主義的關係（對於某些小國，更需要認識它們和蘇聯的關係。）在現在，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土耳其，外蒙等）差不多沒有一個小國可以和帝國主義脫離關係的，殖民地是更不用說。不過弱小民族和落後國家受帝國主義的支配和牽制的方式並不一律，有的是在政治經濟上完全受宗主國底統治，如印度，朝鮮，安南，索馬利蘭，法領西非等是；有的是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相當的自由和獨立性，但對母國却是處於從屬的地位，如澳洲，南非聯邦，加拿大，紐錫倫等

是；有的是在名義上保留獨立的主權，而經濟政治底命脈却操在帝國主義手中，如中國，中南美諸國，埃及等；有的是在財政上受帝國主義底支配，或者在政治軍事上受某一強國底指揮，如奧匈小協約國，葡萄牙，希臘，北歐諸國等是。對於這許多國際地位不相同的國家和民族，我們自然不能無差別地看待。大約一個弱小國家或弱小民族在國際政治上所演的作用大小是和它受帝國主義束縛底大小成反比例的，加拿大，澳洲等自治領在經濟上可以牽制她們底母國——英吉利，這就不是印度，緬甸所及得上的，因此前者給予國際政治的影響就比後者來得大。中國雖然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但她還可以利用國際的矛盾，在國際政治上顯出相當的重要性（至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給予國際政治以強大的影響，自然是不用說。）這也顯然不是朝鮮，安南這些完全的殖民地所能比擬的。此外我們要注意各帝國主義在各弱小民族和落後國家所取得的或正在爭奪的特殊利益，從此等特殊利益中往往可以看出前者對後者侵略的真相，和各帝國主義鬥爭底實情，例如英國在波斯取得了煤油開採的讓與權，波斯底政治也就受

英國底操縱；英國是要利用波斯底油供給她底強大海軍，這和企圖獨占世界煤油市場的美國不能不發生衝突。日本近年在暹羅極爲活躍，主要的就是企圖使暹羅成爲將來攻擊英國的戰略地帶，同時計劃在暹羅開鑿運河，以破壞英國建築的新加坡軍港的軍事作用。

第二，我們要常常注意到各弱小民族與落後國家底內部事變或相互衝突和國際帝國主義的關係。帝國主義有時爲了要奪取被侵略國底政治經濟利益，有時爲了要對抗競爭的敵國，往往不用直接的干涉攻奪政策，而採用巧妙的挑撥誘逗政策去製造各國底內部政變和內戰，或者去誘導各小國各民族底爭鬥和糾紛。中國軍閥內戰歷次都和國際帝國主義底爭鬥有關係，漢奸們建立自治政府和發動攻掠戰爭，歷次都受某帝國主義底指使，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了。在最近西班牙底內戰中誰也知道是意德兩帝國主義予反革命的叛軍以充分的軍事經濟接濟。在前年奧國社黨底政變中，陶爾斐斯底被刺極明顯地是德國希特勒黨指使組織的。一九三四年蘇地（即漢志）與

葉門戰爭，英國就援助葉門反抗阿拉伯的民族統一運動。一九三二年爆發拖延了數年之久的巴波戰爭，英美就在後面操縱。當然，僅僅知道某一事件有帝國主義的背景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究明某一個或某些個帝國主義在各個落後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檢討它們爲什麼而且怎樣去製造事變，誘導戰爭。同時還要認清，在帝國主義感覺到在幕後作導演不能達到它們底目的的緊要關頭，有時也會採取直接干涉的方式。英帝國主義在巴勒斯坦曾經採取挑撥猶阿民族交惡的政策，但是當阿刺伯人發動民族抗爭以後，英帝國主義便立刻以武力鎮壓了。

第三，我們要特別注意到各個落後國家和弱小民族對於帝國主義底反抗，牽制與離心傾向。被壓迫民族和小國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少數侵略國底擺布宰制的，在它們不能忍受外來的壓迫侵略的時候，也會爆發反抗抵制的運動。此等運動底組織者與參加者通常總是各國各殖民地底被壓迫民衆，不過有時上層社會份子和政府也會參加和領導。近年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鬥爭就採取着各種形態進行，（從羣衆的示威排貨

一直到武裝抗戰。）這種鬥爭在國際政治上有兩點重大的意義：首先是在它發展到了最高潮的時候可以動搖帝國主義底統治與侵略勢力，並加劇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其次是它可以推動與影響其他弱小民族底解放運動。我們必須在這兩點主要意義之下去考察估計被壓迫民族底反帝鬥爭。不但直接的反帝運動在國際政治中有它特殊的重大的意義，就是各個小國，自治領，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矛盾也能給予國際政治以或大或小的影響。立陶宛政府對德，帝國主義奪取米默爾的陰謀採取強硬的對策，就引起了各國對米默爾問題底嚴重注意。波斯政府宣布取消對英的油鑽採取讓與權，就加劇了英美的衝突。此外如英國底各自治領因着土著資本主義底發達，使它們對母國表示了強烈的離心傾向，這樣就使英帝國不能不在政治經濟上受到各種的牽制和障礙。

最後我們要記住，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總是採取扶植土著的上層份子和反動勢力去壓迫當地人民的政策，我們要注意被壓迫民族各社會層在反帝運動

中的矛盾，尤其要注意帝國主義通過土著的統治勢力展布侵略的陰謀活動。

兩個體制
間的國際
政治關係
底研究

凡是稍稍肯接受進步的國際知識的人都莫不承認，兩個體制的對立是目前最主要的國際對立。但是如果單單抽象地扭住這個對立，而忽略了它自身底變化和環繞着它的國際諸現實條件底變化，那是很容易犯公式

主義的錯誤的。關於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及弱小民族的國際政治關係必須在下列諸要點之下考察：

第一，蘇聯在政治經濟上和別的世界部分是兩個根本不同的範疇，它和資本主義系統的對立是絕對不能調和消除的。資本主義沒落的危機愈是加厲，兩個體制之間的矛盾就愈是加劇。

第二，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底發展是不平衡的，因為資本主義系統內包括着許多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蘇聯底社會主義可以單獨存在，而且向前發展。這一事實就足以在多方面促進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

第三，蘇聯和資本主義列強並沒有爭奪資源，世界市場與分割殖民地的衝突，但蘇聯底存在對於資本主義却是一個絕大的威脅，因此儘管資本主義系統內的矛盾不斷加劇，而反蘇聯的運動却始終沒有停止過，而且干涉蘇聯的戰爭危險正在日益加厲。

第四，蘇聯可以不蒙受資本主義內部的危機底影響，然而它却不能和世界底戰爭與和平局面脫離關係。未來的世界戰爭不論性質是怎樣，都必然要把蘇聯捲入，因此爲着防止帝國主義進攻的危險，爲着延緩世界戰爭底爆發，蘇聯必然利用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建立並參加國際的和平陣線。因此我們要從蘇聯和國際和平運動的關係中去觀察兩個體制之間的國際政治關係，特別要強調蘇聯底和平外交底發展。

第五，蘇聯雖是一個代表勞動階級同情弱小民族的國家，但我們不能夠把資本主義國內的一切勞動羣衆底鬥爭和殖民地底反帝運動都和蘇聯聯繫起來（有人說在西班牙內戰中，蘇聯是人民陣線底指揮者組織者；又有人說蘇聯在『赤化』印度、『滿洲』都是沒有常識的話，）我們只能認爲蘇聯底社會主義勝利，可以給予世界革命運

動與民族解放運動以極大的刺戟和有利的影響。

第六，兩個體制之間的對立雖是世界最基本的對立，但蘇聯並不插足於一切地帶和資本主義列強發生利害的衝突；在某些個別的場合，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有時掩蓋了兩個體制之間的矛盾，如地中海和非洲方面的英意衝突，中南美和加拿大方面的英美鬥爭，南洋和澳洲方面的日英對立，都是顯著的例子。

國際政治
觀察的特
殊方法

七講「國際現象底觀察分析與估量」下」

第一，要理解各種作用於國際政治的矛盾底大小及其相互轉變。例如日本支配者羣因着各系各派的利益矛盾，所以在侵略中國進攻蘇聯的政策決定上也多少會表現步調的不一致，但是這種矛盾顯然不能超過日華日蘇之間的矛盾，如果誇大了它，那是極端錯誤的。又如法帝國主義和蘇聯的敵對本來是極其露骨的，但是因着德國法西斯政府底威脅，反蘇聯的陣線就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法蘇由敵對一變而為親善。如果忘

了這種矛盾底轉變，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態度看做不變的，一致的，那也是大錯。

第二，要能夠從微小的國際事件去看它背後的重大意義，同時要能夠從各種預徵去透視國際政治底新的發展。例如一國底重要政治人物突然跑到別國去，（如赫里歐赴蘇，李維諾夫赴美，甘茂林赴波，沙赫特赴法等）其中就很有可能會醞釀着什麼新的事件。兩國忽然締結巨額貿易的商務協定或進行巨額的信用借款談判，往往可以看得出是彼此在政治上親善的先聲。至於政治要人發表的掩飾自己行動的談話（如德國戈林到波蘭去，匈牙利攝政霍爾第到奧國去，就都聲稱是爲的打獵）常是不足置信的。

第三，要養成辨別國際政治消息真偽的能力，關於這一層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到。這裏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在讀國際新聞的時候，不能爲各種虛偽歪曲的名稱所惑。例如日本通訊社稱東北義勇軍爲『匪賊』，有些通訊社底新聞稱西班牙反革命的叛軍爲

「革命軍。」這關係各種國際事件底本質的認識是很重大的，不能不鑑別清楚。

第四，要能夠從各國內政底變動去觀察它和國際政治事件的關聯。例如英國保守黨內閣在意阿戰爭時極力主張對意實行經濟制裁，就多少和準備選舉有關係。英國政府任命親意的霍爾為海軍大臣，就和對意政策底轉變有關係。

附錄

從『國際問題研究法』在世界知識連續發表後，作者接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有的和作者討論各種問題，有的供給許多具體的意見，非常欣感。現在把在世知發表過的兩封比較重要的討論問題的信刊在此處，藉供參考。其餘直接回覆讀者的信因為未留底稿，只好從闕。

一 國際問題是否資本主義的範疇

編者先生：

世知四卷一期起，增闢『國際問題研究法』一欄，這在我們十二分歡喜，因為這種智識在目前是我們青年所最需要而渴望着的。

這一期平心先生底『講話』我是滿腔熱望地讀過了。在這裏，平心先生曾說：『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才有所謂國際問題發生。』對於這句話，我仍有點疑問，平心先生底界說，好像就只有資本主義時代下所發生的種種國際現象才算是國際問題，其餘如資本主義時代之前或後，『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往來與糾紛』都不算是國際問題了，這未免把國際問題的範圍限得太狹。雖然我們目下所急切需要的，是現階段因着資本主義的關係和矛盾而發生的種種國際問題的知識。敬祝
撰安。

邢同敬上 三月十八日

邢同先生：

國際問題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產生的，它決不能存在於任何的歷史時代。我們知道，國際問題只能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在人類社會進化史上，有一個極長久的時期，根本就沒有國家底存在，那時候當然絕對談不到有國際問題，（在將來資本主義

終結後，國家的限界消失，也是如此）但有了國家，也不一定就有國際問題，這正如有了社會，不一定就有社會問題一樣。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時代，國家底權力是已經存在的，並且國與國之間也不是沒有往來和糾紛的，但我們不能都把這種往來與糾紛當作國際問題看待。因為所謂國際問題必須是在錯綜的國際矛盾中產生出來，帶有經常的規律性的，而這又只有在某種生產關係（或二種以上的生產關係）把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國家民族聯結得不可分開之後，才有可能。在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的時代——奴隸經濟和封建經濟都包括在內——這種條件是不曾具備的，因此要從當時的國家與國家的往來與糾紛中找出規定國際生活的經濟規律，是不可能的。

古代希臘與波斯的交戰，羅馬帝國對各國各部落的征服，十一到十三世紀歐洲基督徒十字軍與回教徒的戰爭，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對西方和中國的侵略，……這些戰爭在本質上就跟現在的國家戰爭完全不同；嚴格地說來，它們並不能算是由一般的國際問題中產生的。就我國古昔的對外關係來說，在漢代，羅馬（史書上稱『大秦』）曾和

中國有過往來；漢朝滅亡過朝鮮；元代意人馬可李羅會服官中國，這些也並沒帶半點國際問題的意味。但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可就不同了，急速擴展的生產力需要建立許多統一的民族國家，並且各國國內市場無法銷納過剩的商品，這使得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向國外爭奪市場與原料，並侵略生產落後的民族，於是巨大的國際經濟鏈條漸漸地把世界各國各民族聯結得不能拆開；一個重大國際事變立刻可以影響到所有國家，各種的國際矛盾發展得就成了規定國際間一切動態的規律。當世界被分割乾淨，即是到了財政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由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愈益加劇，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愈益強化，國際問題就更定型化起來。特別是在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恐慌底無法克服，同時由於蘇聯底社會主義建設，與舊世界的對抗，就更使國際問題複雜化嚴重化起來。所以我們把國際問題看作資本主義機構內部的矛盾在國際間的表現，看作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相互間的對立，在國際間的鬥爭，這是符合歷史的發展法則的。我們不把資本主義以前的國家與國家

間的往來與糾紛當做國際問題看待，正如我們不承認古代帝國對外征服為帝國主義，不承認古代的貨幣為資本一樣。我們需要對一切問題作歷史的具體的了解。

平心

編者先生：

讀過了世知四卷二期平心先生「國際問題研究法」的第二講，發生了一點疑問，希望能在通信欄內賜給一個答覆。

在「物本論的國際現象觀」一節內平心先生說，「爲什麼意大利要調動幾十萬大軍，……根本的理由是在於：一方面因爲意大利國內經濟財政危機日益嚴重，……別方面因爲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極度強化，這樣就破壞了國際的均勢。」平心先生既然說「破壞了國際的均勢」必然地承認國際間有所謂「均勢」底存在了，但是正確的物本論不應該用「均勢」而應該用矛盾來解釋的，因爲「均勢」只是現象不是本質。

『均勢』是均衡論者的主張，而均衡論的錯誤不是早已被清算過了麼？

楊承東謹上 四月四日

二 關於『國際均勢』問題的討論

承東先生：

讀了由世知編輯部轉來你的一封信，非常感激。這問題的提出是很有意義的。不過我覺得先生似乎有點誤會我的意思。在上次，我並沒有站在均衡論的觀點上解釋帝國主義戰爭。在先生所引的一段文句上面我明明預先交代過：『爲什麼目前世界戰爭的危機一天緊迫一天呢？這決不是因爲人心思亂，或者某些國家的侵略慾強化，也決不是由於國際均勢底破壞……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機構內在的矛盾加速地發展。』……可見我不但反對用觀念論，而且反對用均衡論解釋國際間的戰爭的。但是在說明某帝國主義戰爭過程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在找出釀成這種戰爭發生的國內

的基本矛盾之外，更要求找到促成戰爭爆發的國際間一般的客觀條件，這就是帝國主義發展底不平衡。——不用說，這種不平衡還是資本主義生產內部的矛盾底表現。正是因爲不平衡發展是資本主義運動的不變法則，所以它就使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愈益尖銳化，帝國主義戰爭即是由這種矛盾的量的增加達到某種程度的質的突變。在這種鐵的法則之下，絕對的均勢是不會有的。但是也正是因爲有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這一現象存在，使某些帝國主義不能不竭力緩和資本主義內在的對立危機，或者是爲要保持國際既成的秩序，或者是爲要避免本國的以至全般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崩潰，或者是爲要結成一條統一的國際反動戰線，例如戰後締結的凡爾賽條約，國際聯盟公約，遠東九國公約，羅迦諾條約，凱洛格非戰公約等等都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我們決不能否認，由某些國家爲維持國際『現狀』所作的外交活動以及由此締結的一般和平關係，能夠暫時和緩（並不是和解）帝國主義的衝突——國際正當關係底破裂；在這種狀態之下，所謂國際間的相對的均勢是暫時可以維持的。但因爲這種均勢

是建基在帝國主義的矛盾上面的，所以是容易破壞的，而破壞均勢的最有力的原因，又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極度強化。比方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時期，國際間的相對均勢就加速地動搖乃至破壞。我在上次所說的『破壞了國際均勢』這句話的目的是在加重地說明『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極度強化』意思是說，在這局面之下，相對的國際均勢也是很難維持的，這樣就造成了爆發戰爭的客觀條件。但我們要知道，如果某一國家內部的經濟政治危機——資本主義矛盾的內部表現——沒有發展到某種程度，僅僅有了這種客觀條件是不會發作對外的侵略戰爭的；某國的對外侵略戰爭乃是主觀的矛盾和客觀的條件對立而又統一地造成的，成爲主導方面的，還是國內的主觀矛盾。

我在指出這種主觀的矛盾和客觀的條件之後，接着就說明：『這兩者——國內的經濟政治危機和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又是統一在資本主義底內在矛盾的基
本·法·則·之·下·的·』可見我正是照先生所說的『用矛盾——答者插說：「我而且是用內

的矛盾運動」——解釋」這句話闡明物本論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的任務的，我們理解的「均勢」是與均衡論者所想像的完全不同：「均勢」——對立的統一的一個形式——乃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相對的。」這話可以很適當地用來解說「國際均勢」的意義。

看先生的來信，好像是根本否認「有所謂國際均勢的存在」的。其實這種看法並不見得正確。第一，照上面所說的，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在過渡的特定的關係之下，是有相對的國際均勢存在的，許多前進的中外國際時論者時常用「國際的和平均勢」這個術語，就因為這個道理。第二，在目前某些侵略國家破壞國際的和平因素的時候，我們否認國際的和平均勢在某種限度之內的作用，客觀上就等於助長侵略主義的氣燄。

總之，我們不必因為用了「國際的均勢」這術語，就害怕墮入機械的均衡論的錯誤中去。正確的物本論是把均勢在對立的統一與鬥爭這個法則之下觀察的，它並不否認「均勢」的存在，它只反對使「均勢」成為絕對化，抽象化，力學化。

平心

活生